

漢
魏
叢
書

一六



孔
林
取
子
三
卷

孔叢子

大梁李濂氏曰孔叢子七卷爲篇二十有三世傳漢
孔鮒撰鮒字子魚一名甲魏相子順之子也秦并六
國召鮒爲魯國文通君拜少傅始皇三十四年丞相
斯議今燔書鮒懼遺典之滅亡也方來之無徵也連
令之禍烈也乃與其弟子襄歸藏書壁中隱居高山
之陽無何陳涉起爲楚王聘鮒爲博士鮒以目疾辭
退而著是書乃蒐輯仲尼而下子思伋子上帛子高
穿子順慎之言行列爲六卷至漢孝武朝太常孔臧

又以所著賦與書謂之連叢上下篇合爲一卷附焉
曰孔叢子云蓋言有善而叢聚之也嘉祐中宋咸嘗
爲之註矣嗚呼是書也果鮒之手筆否耶按漢志無
孔叢子而儒家有孔臧十篇雜家有孔甲盤孟二十
六篇宋晁氏謂孔叢子疑卽漢志所謂孔甲盤孟者
也然考顏監註云甲黃帝史或曰夏帝孔甲疑皆非
又史稱田蚡學盤孟書註亦云黃帝史謂鮒著盤孟
豈徵信哉朱子云其文軟弱不類西京多似東漢人
語愚謂或子豐李彥輩集先世遺文而成之故其書

東京始行謂爲盤盂書則不可知其自孔子則無疑也故彙而刻之丁丑夏日志

孔叢子目錄

卷上 王莽十四

嘉言第一三

論書第二九二

卷記義第三二

刑論第四十一

記問第五

雜訓第六二十二

居衛第七二十三

巡狩第八

公儀第九

抗志第十

小雅第十一

卷中

公孫龍第十二

儒服第十三

對魏王第十四

陳士義第十五

論勢第十六

執節第十七

詰墨第十八

獨治第十九

問軍禮第二十

答問第二十一

卷下

連叢子上第二十二

連叢子下第二十三

孔叢子卷上

漢六魯人孔鮒著

明新安程榮校

嘉言第一

夫子適周見萇弘言終退萇弘語劉文公曰吾觀孔仲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隆顙黃帝之形貌也修肱而龜背長九尺有六寸成湯之容體也然言稱先王躬履謙讓洽聞強記博物不窮抑亦聖人之興者乎劉子曰方今周室衰微而諸侯力爭孔丘布衣聖將

子叢子 卷一
安施長弘曰堯舜文武之道或弛而墜禮樂崩喪亦
正其統紀而已矣既而夫子聞之曰吾豈敢哉亦好
禮樂者也○陳惠公大城因起凌陽之臺未終而坐
法死者數十人又執三監吏夫子適陳聞之見陳侯
與俱登臺而觀焉夫子曰美哉斯臺自古聖王之爲
城臺未有不戮一人而能致功若此者也陳侯默而
退遂竊赦所執吏既而見夫子問曰昔周作靈臺亦
戮人乎荅曰文王之興附者六州六州之衆各以子
道來故區區之臺未及期日而已成矣何戮之有乎

夫以少少之衆能立大大之功唯君爾○子張曰女子必漸乎二十而後嫁何也孔子曰十五許嫁而後從夫是陽動而陰應男唱而女隨之義也以爲績組紉織紵者女子之所有事也黼黻文章之義婦人之所有大功也必十五以往漸乎二十然後可以通乎此事通乎此事然後乃能上以孝於舅姑下以事夫養子也○宰我使于齊而反見夫子曰梁丘據遇虺毒三旬而後瘳朝齊君齊君會大夫衆賓而慶焉弟子與在賓列大夫衆賓並復獻攻療之方弟子謂之

曰夫所以獻方將爲病也今梁丘已療矣而諸夫子乃復獻方方將安施意欲梁丘大夫復有虺害當用之乎衆坐默然無辭弟子此言何如夫子曰汝說非也夫三折肱爲良醫梁丘子遇虺毒而獲療猶有與之同疾者必問所以已之方焉衆人爲此故各言其方欲售之以已人之疾也凡言其方者稱其良也且以叅據所以已之方優劣耳○夫子適齊晏子就其館既宴其私焉曰齊其危矣譬若載無轄之車以臨千仞之谷其不顛覆亦難冀也子吾心也子以

齊爲游息之館當或可救子幸不吾隱也夫子曰夫
死病無可爲鑿夫政令者人君之銜轡所以制下也
今齊君失之已久矣子雖欲挾其駟而扶其輪良弗
及也抑猶可以終齊君及子之身過此以往齊其田
氏矣○齊東郭亥欲攻田氏執贄見夫子而訪焉夫
子曰子爲義也丘不足與計事揖子貢使荅之子貢
謂之曰今子士也位卑而圖大位卑則人不附也圖
大則人憚之殆非子之任也盍姑已乎夫以一縷之
任繫千鈞之重上縣之於無極之高下垂之於不測

之深旁人皆哀其絕而造之者不知其危子之謂乎
馬方駭鼓而驚之繫方絕重而填之馬奔車覆六轡
不禁繫絕於高墜入於深其危必矣東郭亥色戰而
跪曰吾已矣願子無言既而夫子告子貢曰東郭亥
欲爲義者也子亦告之以難易則可矣奚至懼之哉
○宰我問君子尚辭乎孔子曰君子以理爲尚博而
不要非所察也繁辭富說非所聽也唯知者不失理
孔子曰吾於子取其言之近類也於賜取其言之切
事也近類則足以喻之切事則足以懼之

論書第二

子張問曰聖人受命必受諸天而書云受終于文祖何也孔子曰受命於天者湯武是也受命於人者舜禹是也夫不讀詩書易春秋則不知聖人之心又無以別堯舜之禪湯武之伐也○子張問曰禮丈夫三十而室昔者舜三十徵庸而書云有鰥在下曰虞舜何謂也曩師聞諸夫子曰聖人在上君子在位則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堯爲天子而有鰥在下何也孔子曰夫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後娶古今通義也舜父頑

毋器莫克圖室家之端焉故逮三十而謂之鰥也詩
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父母在則宜圖婚若已歿
則已之娶必告其廟今舜之鰥乃父母之頑器也雖
堯爲天子其如舜何○子夏問書大義子曰吾於帝
典見堯舜之聖焉於大禹臯陶謨益稷見禹稷臯陶
之忠勤功勲焉於洛誥見周公之德焉故帝典可以
觀美大禹謨禹貢可以觀事臯陶謨益稷可以觀政
洪範可以觀度謂皇極發
倫之度 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
觀仁甫刑可以觀誠通斯七者則書之大義舉矣○

孔子曰書之於事也遠而不濶近而不迫志盡而不
怨辭順而不諂吾於高宗彤日見德有報之疾也苟
由其道致其仁則遠方歸志而致其敬焉吾於洪範
見君子之不忍言人之惡而質人之美也發乎中而
見乎外以成文者其唯洪範乎○子張問曰堯舜之
世一人不刑而天下治何則以教誠而愛深也龍子
以爲一夫而祓以五刑敢問何謂孔子曰不然五刑
所以佐教也龍子未可謂能爲書也○子夏讀書旣
畢而見於夫子夫子謂曰子何爲於書子夏對曰書

之論事也昭昭然若日月之代明離離然若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凡商之所受書於夫子者志之於心弗敢忘雖退而窮居河濟之間深山之中作壤室編蓬戶常於此彈琴以歌先王之道則可以發憤懣喟忘己貧賤故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上見堯舜之德下見三王之義忽不知憂患與死也夫子愀然變容曰嘻子殆可與言書矣雖然其亦表之而已未覩其裏也夫闚其門而不入其室惡覩其宗廟之奧百官之美乎○宰我問書云納于

大麓烈風雷雨弗迷何謂也孔子曰此言人事之應乎天也堯既得舜歷試諸難已而納之於尊顯之官使大錄萬機之政是故陰陽清和五星不悖烈風雨各以其應不有迷錯愆伏明舜之行合於天也○宰我曰敢問禋于六宗何謂也孔子曰所宗者六皆潔祀之也埋少牢於太昭所以祭時也祖迎於坎壇所以祭寒暑也主於郊宮所以祭日也夜明所以祭月也幽棗所以祭星也雩棗所以祭水旱也禋于六宗此之謂也○書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

之子
卷二
之季桓子問曰此何謂也孔子曰古之王者臣有大
功死則必祀之於廟所以殊有績勸忠勤也盤庚舉
其事以厲其世臣故稱焉桓子曰天子之臣有大功
者則旣然矣諸侯之臣有大功者可以如之乎孔子
曰勞能定國功加於民大臣死難雖食之公廟可也
桓子曰其位次如何孔子曰天子諸侯之臣生則有
列於朝死則有位於廟其序一也○書曰維高宗報
上甲微上甲微契後八世湯之先也定公問曰此何謂也孔子對
曰此謂親盡廟毀有功而不及祖有德而不及宗故

於每歲之大嘗而報祭焉所以昭其功德也公曰先

君僖公功德前行

或作前列

可以與於報乎孔子曰丘聞

昔虞夏商周以帝王行此禮者則有矣自此以下未

之知也○定公問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威威顯民

何謂也孔子對曰不失其道明之於民之謂也夫能

用可用則正治矣敬可敬則尚賢矣畏可畏則服刑

恤矣君審此三者以示民而國不興未之有也○子

張問書云奠高山何謂也孔子曰高山五嶽定其差

秩祀所視焉子張曰其禮如何孔子曰牲幣之物五

嶽視三公小名山視子男子張曰仁者何樂於山孔子曰夫山者歸然高子張曰高則何樂爾孔子曰夫山草木植焉鳥獸蕃焉財用出焉直而無私焉四方皆伐焉直而無私興吐風雲以通乎天地之間陰陽和合雨露之澤萬物以成百姓咸饗此仁者之所以樂乎山也○孟懿子問書曰欽四鄰何謂也孔子曰王者前有疑後有丞左有輔右有弼謂之四近言前後左右近臣當畏敬之不可以非其人也周文王胥附奔輳先後禦侮謂之四鄰以免乎牖里之害懿子

曰夫子亦有四鄰矣孔子曰吾有四友焉自吾得回也門人加親是非胥附乎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轅乎自吾得師也前有光後有輝是非先後乎自吾得仲由也惡言不至於門是非禦侮乎○孔子見齊景公梁丘據自外而至公曰何遲對曰陳氏戮其小臣臣有辭爲是故遲公笑而目孔子曰周書所謂明德慎罰陳子明德也罰人而有辭非不慎矣孔子荅曰昔康叔封衛統三監之地命爲孟侯周公以成王之命作康誥焉稱述文王之德以成勅誠

之文其書曰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克明德者能顯用有德舉而任之也慎罰者并心而慮之衆平然後行之致刑錯也此言其所任不失德所罰不失罪不謂己德之明也公曰寡人不有過言則安得聞吾子之教也○書曰其在祖甲不義惟王公西赤曰聞諸晏子湯及太甲武丁祖乙天下之大君夫太甲爲王居喪行不義同稱君何也孔子曰君子之於人計功而除過太甲即位不明居喪之禮而干冢宰之政伊尹放之于桐憂思三年追悔前愆起而復位

謂之明王以此觀之雖四於三王不亦可乎○魯哀
公問書稱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
何謂也孔子對曰此言善政之化乎物也古之帝王
功成作樂其功善者其樂和樂和則天地猶且應之
况百獸乎夔爲帝舜樂正實能以樂盡治理之情公
曰然則政之大本莫尚夔乎孔子曰夫樂所以歌其
成功非政之本也衆官之長旣咸熙熙然後樂乃和
焉公曰吾聞夔一足有異於人信乎孔子曰昔重黎
舉夔而進又欲求人而佐焉舜曰夫樂天地之精也

唯聖人爲能和六律均五音知樂之本以通八風夔
能若此一而足矣故曰一足非一足也公曰善

記義第三

季桓子以粟千鍾饋夫子夫子受之而不辭既而以
頒門人之無者子貢進曰季孫以夫子貧故致粟夫
子受之而以施人無乃非季孫之意乎子曰何對曰
季孫以爲惠也子曰然吾得千鍾所以受而不辭者
爲季孫之惠且以爲寵也夫受人財不以成富與季
孫之惠於一人豈若惠數百人哉○秦莊子死孟武

伯問於孔子曰古者同寮有服乎荅曰然同寮有相
友之義貴賤殊等不爲同官聞諸老聃昔者虢叔闕
夭太顛散宜生南宮适五臣同寮比德以贊文武及
虢叔死四人者爲之服朋友之服古之達理者行之
也○公父文伯死室人有從死者其母怒而不哭相
室諫之其母曰孔子天下之賢人也不用於魯退而
去是子素宗之而不能隨今死而內人從死者二人
焉若此於長者薄於婦人厚也旣而夫子聞之曰季
氏之婦尚賢哉子路愀然對曰夫子亦好人之譽已

乎夫子死而不哭是不慈也何善尔子曰怒其子之不能隨賢所以爲尚賢者吾何有焉其亦善此而已矣○衛出公使人問孔子曰寡人之任臣無大小一自觀察之猶復失人何故荅曰如君之言此即所以失之也人既難知非言問所及觀察所盡且人君之慮者多多慮則意不精以不精之意察難知之人宜其有失也君未之聞乎昔者舜臣堯官才任士堯一從之左右曰人君用士當自任耳目而取信於人無乃不可乎堯曰吾之舉舜已耳目之矣今舜所舉

人吾又耳目之是則耳目人終無已已也君苟付可
付則己不勞而賢才不失矣○子貢問曰昔孫文子
以衛侯哭之不衰知其將爲亂不敢舍其重器而行
盡寘諸戚而善晉大夫二十人或稱其知何如孔子
曰人知其爲知也吾未知其爲知也子貢曰敢問何
謂也子曰食其祿者必死其事孫子知衛君之將不
君不念伏死以爭而累規去就尸利携貳非人臣也
臣而有不臣之心明君所不赦幸哉孫子之以此免
戮也○孔子使宰子使於楚楚昭王以安車象飾因

宰子以遺孔子焉宰子曰夫子無以此爲也王曰何故對曰臣以其用思其所在觀之有以知其然王曰言之宰子對曰自臣侍從夫子以來竊見其言不離道動不違仁貴義尚德清素好儉仕而有祿不以爲積不合則去退無吝心妻不服綵妾不衣帛車噐不雕馬不食粟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此所以爲夫子也若夫觀目之麗靡窈窕之淫音夫子過之弗之視遇之弗之聽也故臣知夫子之無用此車也王曰然則夫子何欲而可對曰方今天下道德寢息

其志欲興而行之天下誠有欲治之君能行其道則
夫子雖使步以朝固猶爲之何必遠辱君之重貺乎
王曰乃今而後知孔子之德也大矣宰子歸以告孔
子孔子曰二三子以予之言何如子貢對曰未盡夫
子之美也夫子德高則配天深則配海若予之言行
事之實也夫子曰夫言貴實使人信之舍實何稱乎
是賜之華不若予之實也○孔子適齊齊景公讓登
夫子降一等景公三辭然後登旣坐曰夫子降德辱
臨寡人寡人以爲榮也而降階以達自絕於寡人寡

人未知所以為罪孔子答曰君惠顧外臣君之賜也

然以匹夫敵國君非所敢行也雖君私之其若義何

○顏雝由善事親子路義之後雝以非罪執於義將厄

子路請以金贖焉人將許之既而二三子納金於子

路以入衛或謂孔子曰受人之金以贖其私昵義乎

子曰義而贖之貧取於友非義而何愛金而令不辜

陷辟凡人且猶不忍况二三子於由之所親乎詩云

如可贖兮人百其身苟出金可以生人雖百倍古人

不以為多故二三子其欲由也成其義非汝之所知

也○孔子讀詩及小雅喟然而嘆曰吾於周南召南見周道之所以盛也於栢舟見匹婦執志之不可易也於淇澳見學之可以爲君子也於考槃見遁世之士而不悶也於木瓜見包且之禮行也於緇衣見好賢之心至也於雞鳴見古之君子不忘其敬也於伐檀見賢者之先事後食也於蟋蟀見陶唐儉德之大也於下泉見亂世之思明君也於七月見幽公之所造周也於東山見周公之先公而後私也於狼跋見周公之遠志所以爲聖也於鹿鳴見君臣之有禮也

於彤弓見有功之必報也於羔羊見善政之有應也
於節南山見忠臣之憂世也於蓼莪見孝子之思養
也於四月見孝子之思祭也於裳裳者華見古之賢
者世保其祿也於采芣見古之明王所以敬諸侯也
○孔子晝息於室而鼓琴焉閔子自外聞之以告曾
子曰嚮也夫子之音清徹以和淪入至道今也更爲
幽沉之聲幽則利欲之所爲發沉則貪得之所爲施
夫子何所之感若是乎吾從子入而問焉曾子曰諾
二子入問夫子夫子曰然女言是也吾有之向見猶

方取鼠欲其得之故爲之音也女二人者孰識諸曾
子對曰閔子夫子曰可與聽音矣

刑論第四

仲弓問古之刑教與今之刑教孔子曰古之刑省今
之刑繁其爲教古有禮然後有刑是以刑省今無禮
以教而齊之以刑刑是以繁書曰伯夷降典拆民維
刑謂先禮以教之然後繼以刑拆之也夫無禮則民
无耻而正之以刑故民苟免○孔子適衛衛將軍文
子問曰吾聞魯公父氏不能聽獄信乎孔子荅曰不

知其不能也夫公父氏之聽獄有罪者懼無罪者耻
文子曰有罪者懼是聽之察刑之當也无罪者耻何
乎孔子曰齊之以禮則民耻矣刑以止刑則民懼矣
文子曰今齊之以刑刑猶弗勝何禮之齊孔子曰以
禮齊民譬之於御則轡也以刑齊民譬之於御則鞭
也執轡於此而動於彼御之良也無轡而用策則馬
失道矣文子曰以御言之左手執轡右手運策不亦
速乎若徒轡無策馬何懼哉孔子曰吾聞古之善御
者執轡如組兩膝如舞非策之助也是以先王盛於

禮而薄於刑故民從命今也廢禮而尚刑故民彌暴
文子曰吳越之俗無禮而亦治何也孔子曰夫吳越
之俗男女无別同廁而浴民輕相犯故其刑重而不
勝由無禮也中國之教爲外內以別男女異器服以
殊等類故其民薦而法其刑輕而勝由有禮也○孔
子曰民之所以生者衣食也上不教民民匱其生飢
寒切於身而不爲非者寡矣故古之於盜惡之而不
殺也今不先其教而一殺之是以罰行而善不反刑
張而罪不省夫赤子知慕其父母由審故也况爲

政者

奪其賢者而與其不賢以化民乎知審此二者則上

盜息

上盜猶大盜也

○書曰茲殷罰有倫子張問曰何謂也

孔子曰不失其理之謂也今諸侯不同德國君異法

折獄無倫以意爲限是故知法之難也子張曰古之

知法者與今之知法者異乎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

遠

能遠者止其源而以禮教先之

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不失有罪

其於怨寡矣能遠則於獄其防深矣寡怨近乎濫防

深治乎本書曰維敬五刑以成三德言敬刑所以爲

德也○書曰非從維從孔子曰君子之於人也有不

語也無不聽也况聽訟乎必盡其辭矣夫聽訟者或
從其情或從其辭辭不可從必斷以情書曰人有小
罪非青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
殺乃有大罪非終乃爲青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
不可殺○曾子問聽獄之術孔子曰其大法有三焉
治必以寬寬之之術歸於察察之之術歸於義是故
聽而不寬是亂也寬而不察是慢也察而不中義是
私也私則民怨故善聽者雖不越辭辭不越情情不
越義書曰上下比罰無僭亂辭○書曰哀矜折獄伸

弓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古之聽訟者察貧窮哀孤獨及鰥寡老弱不肖而無告者雖得其情必哀矜之死者不可生斷者不可屬若老而刑之謂之悖弱而刑之謂之剋不赦過謂之逆率過以小罪謂之枳一作痕猶

傷也夫過則宜宥若率以為小罪亦傷乎義

故宥過赦小罪老弱不受刑

先王之道也書曰大辟疑赦又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書曰若保赤子子張問曰聽訟可以若此乎孔子曰可哉古之聽訟者惡其意不惡其人求所以生之不得其所以生乃刑之君必與衆共焉今之聽

訟者不惡其意而惡其人求所以殺是反古之道也
○孟氏之臣叛武伯問孔子曰如之何荅曰臣人而
叛天下所不容也其狀自反子姑待之三旬果自歸
孟氏武伯將執之訪于夫子夫子曰無也子之於臣
禮意不至是以去子今其自反罪以反除又何執焉
子修禮以待之則臣去子將安往武伯乃止

記問第五

夫子閒居喟然而嘆子思再拜請曰意子孫不修將
忝祖乎美堯舜之道恨不及乎夫子曰爾孺子安知

吾志子思對曰優於進晤亟聞夫子之教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是謂不肖優每思之所以大恐而不解也夫子忻然笑曰然乎吾無憂矣世不廢業其克昌乎○子思問於夫子曰爲人君者莫不知任賢之逸也而不能用賢何故子曰非不欲也所以官人任能者由於不明也其君以譽爲賞以毀爲罰賢者不居焉○子思問於夫子曰優聞夫子之詔正俗化民之政莫善於禮樂也管子任法以治齊而天下稱仁焉是法與禮樂異用而同功也何必但禮樂哉子曰

堯舜之化百世不輟仁義之風遠也管仲任法身死
則法息嚴而寡恩也若管仲之知足以定法材非管
仲而專任法終必亂成矣○子思問於夫子曰物有
形類事有真偽必審之奚由子曰由乎心心之精神
是謂聖推數究理不以疑心誠神通則數不能遁周其所察聖

人難諸○趙簡子使聘夫子夫子將至焉及河聞鳴
犢與竇犢之見殺也迴輿而旋之衛息鄴遂爲操曰
周道衰微禮樂陵遲文武既墜吾將焉歸周遊天下
靡邦可依鳳鳥不識珠寶梟鴟眷然顧之慘然心悲

巾車命駕將適唐都黃河洋洋攸攸之魚臨津不濟

還轅息鄴傷予道窮哀彼無辜翱翔于衛復我舊廬

從吾所好其樂只且○哀公使以幣如衛迎夫子而

卒不能賞也故夫子作丘陵之歌曰登彼丘陵剋施

其阪丘陵謂王室也阪指諸侯仁道在邇求之若遠遂迷不復自

嬰屯蹇喟然迴慮題彼泰山題顧也秦山謂魯也鬱確其高粱

甫迴連枳棘充路陟之無緣將伐無柯患茲蔓延惟

以永歎涕霑潺湲梁南太山之下小山指三桓也○楚王使使奉金

幣聘夫子宰予毋有曰夫子之道至是行矣遂請見

問夫子曰太公勤身苦志八十而遇文王孰與許由之賢夫子曰許由獨善其身者也太公兼利天下者也然今世無文王之君也雖有太公孰能識之乃歌曰大道隱兮禮爲基賢人竄兮將待時天下如一欲何之○叔孫氏之車子曰鉏商樵於野而獲獸焉衆莫之識以爲不祥棄之五父之衢冉有告夫子曰麇身而肉角豈天之妖乎夫子曰今何在吾將觀焉遂往謂其御高柴曰若求之言其必麟乎到視之果信言偃問曰飛者宗鳳走者宗麟爲其難致也敢問今

見其誰應之子曰天子布德將致太平則麟鳳龜龍
先爲之祥今宗周將滅天下無主孰爲來哉遂泣曰
予之於人猶麟之於獸也麟出而死吾道窮矣乃歌
曰唐虞世兮麟鳳遊今非其時吾何求麟兮麟兮我
心憂

雜訓第六

子上雜所習請於子思

孔白字子上子思之子也雜者諸子百家

子思曰

先人有訓焉學必由聖所以致其材也厲必由砥所以致其刃也故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而終於禮樂

雜說不與焉又何請子思謂子上曰白乎吾嘗深有

思而莫之得也於學則寤焉吾嘗企有望而莫之見

也登高則覩焉是故雖有本性而加之以學則無惑

矣○縣子問子思曰縣子名瑣魯人吾聞同聲者相好子之

先君見子產時則兄事之而世謂子產仁愛稱夫子

聖人是謂聖道事仁愛乎吾未論其人之孰先後也

故質於子子思曰然子之問也昔季孫問子游亦若

子之言也子游荅曰以子產之仁愛譬夫子其猶浸

水之與膏雨乎康子曰子產死鄭人丈夫舍玦珮婦

女舍珠璣巷哭三月筭瑟不作夫子之死也吾未聞
魯人之若是也奚故哉子游曰夫浸水之所及也則
生其所不及則死故民皆知焉膏雨之所生也廣莫
大焉民之受賜也普矣莫識其由來者上德不德是
以無德季孫曰善縣子曰其然○孟子車尚幼請見
子思子思見之甚悅其志命子上侍坐焉禮敬子車
甚崇子上不願也客退子上請曰白聞士無介不見
女無媒不嫁孟孺子無介而見大人悅而敬之白也
未諭敢問子思曰然吾昔從夫子於郟遇程子於塗

傾蓋而語終日而別命子路將束帛贈焉以其道同
於君子也今孟子車孺子也言稱堯舜性樂仁義世
所希有也事之猶可况加敬乎非爾所及也○子思
在魯使以書如衛問子上子上北面再拜受書伏讀
然後與使者晏遂爲復書返中庭北面再拜以授使
者既受書然後退使者還魯問子思曰吾子堂上南
面立授臣書事畢送臣子上中庭拜授臣書而不送
何也子思曰拜而不送敬也使而送之賓也○魯人
有同姓死而弗弔者人曰在禮當免不免當弔不弔

有司罰之如之何子之無弔也答曰吾以其踈遠也
子思聞之曰無恩之甚也昔者季孫康子問於夫子曰
百世之宗有絕道乎子曰繼之以姓義無絕也故同
姓爲宗合族爲屬雖國子之尊不廢其親所以崇愛
也是以綴之以食序列昭穆萬世婚姻不通忠篤之
道然也○魯穆公訪於子思曰寡人不得嗣先君之
業三年矣未知所以爲令名者且欲掩先君之惡以
撓先君之善使談者有述焉爲之若何願先生教之
也子思荅曰以彼所聞舜禹之於其父非勿欲也以

爲私情之細不如公義之大故弗敢私之云耳責以
虛飾之教又非侈所得言公曰思之可以利民者子
思曰顧有惠百姓之心則莫如一切除非法之事也
毀不居之室以賜窮民奪嬖寵之祿以賑困匱無令
人有悲怨而後世有聞見抑亦可公曰諾○縣子問
子思曰顏回問爲邦夫子曰行夏之時若是殷周異
正爲非乎子思曰夏數得天堯舜之所同也殷周之
王征伐革命以應乎天因改正朔若云天時之改耳
故不相因也夫受禪於人者則襲其統受命於天者

則革之所以神其事如天道之變然也三統之義夏
得其正是以夫子云○穆公問於子思曰立太子有
常乎荅曰有之在周公之典公曰昔文王舍適而立
其次微子舍孫而立其弟是何法也子思曰殷人質
而尊其尊故立弟周人文而親其親故立子亦各其
禮也文質不同其禮則異文王舍適立次權也公曰
苟得行權豈唯聖人唯賢與愛立也子思曰聖人不
以權教故立制垂法順之爲貴若必欲犯何有於異
公曰舍賢立聖舍愚立賢何如子思曰唯聖立聖其

文王乎不及文王者則各賢其所愛不殊於適何以
限之必不能審賢愚之分請父兄群臣卜於祖廟亦
權之可也○孟軻問牧民何先子思曰先利之曰君
子之所以教民亦仁義固所以利之乎子思曰上不
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義則樂爲亂也此爲不利大
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此皆利之大者也

居衛第七

子思居衛言苟變於衛君曰其材可將五百乘君任

軍旅率得此人則無敵於天下矣衛君曰吾知其材
可將然變也嘗爲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雞子以故弗
用也子思曰夫聖人之官人猶大匠之用木也取其
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
棄何也知其所妨者細也卒成不訾之器今君處戰
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卵棄千城之將此不可
使聞於鄰國者也衛君再拜曰謹受教矣○子思適
齊齊君之嬖臣美鬚眉立乎側齊君指之而笑且言
曰假貌可相易寡人不惜此之鬚眉於先生也子思

曰非所願也所願者唯君修禮義富百姓而後得寄
帑於君之境内從繼負之列其榮多矣若無此鬚鬣
非後所病也昔堯身修十尺眉乃八彩實聖舜身修
八尺有奇面頷無毛亦聖禹湯文武及周公勤思勞
體或拆臂望視或秃骭背僂亦聖不以鬚眉美鬣爲
稱也人之賢聖在德豈在貌乎且吾性無鬚眉而天
下王侯不以此損其敬由是言之後徒患德之不邵
美也不病毛鬣之不茂也○子思謂子上曰有可以
爲公之尊而富貴人衆不與焉者非唯志乎成其志

者非唯無欲乎夫錦繡紛華所服不過溫體三牲大
牢所食不過充腹知以身取節者則知足矣苟知足
則不累其志矣○曾子謂子思曰昔者吾從夫子巡
守於諸侯夫子未嘗失人臣之禮而猶聖道不行今
吾觀子有傲世主之心無乃不容乎子思曰時移世
異人有宜也當吾先君周制雖毀君臣固位上下相
持若一體然夫欲行其道不執禮以求之則不能入
也今天下諸侯方欲力爭競招英雄以自輔翼此乃
得士則昌失士則亾之秋也及於此時不自高人將

下吾不自貴人將賤吾舜禹揖讓湯武用師非故相
詭乃各時也○子思在齊尹文子生子不類怒而杖
之告子思曰此非吾子也吾妻殆不婦吾將黜之子
思曰若子之言則堯舜之妃復可疑也此二帝聖者
之英而丹朱商均不及匹夫以是推之豈可類乎然
舉其多者有此父斯有此子道之常也若夫賢父之
有愚子此由天道自然非子之妻之罪也尹文子曰
先生止之願無言文留妻矣○孟軻問子思曰堯舜
文武之道可力而致乎子思曰彼人也我人也稱其

言履其行夜思之晝行之滋滋焉汲汲焉如農之赴時商之趣利惡有不至者乎○子思謂孟軻曰自大而不修其所以大不大矣自異而不修其所以異不異矣故君子高其行則人莫能階也遠其志則人莫能及也禮接於人人不敢慢辭交於人人不敢侮其唯高達乎○申祥問曰子張殷人自契至湯而王周人自棄至武王而王同譽之後也周人追王大王王季文王而殷人獨否何也子思曰文質之異也周人之所追大王王迹起焉又曰文王受命斷虞芮之訟

伐崇邦退犬戎追王大王王季何也子思曰狄人攻
大王大王召耆老而問焉曰狄人何來耆老曰欲得
菽粟財貨大王曰與之與之至無而狄人不止大王
又問耆老曰狄人何欲耆老曰欲土地大王曰與之
耆老曰君不爲社稷乎大王曰社稷所以爲民也不
可以所爲民諸民也耆老曰君縱不爲社稷不爲宗
廟乎大王曰宗廟者私也不可以吾私害民遂杖策
而去過梁山止乎岐下豳民之東修奔而從之者三
千乘一止而成三千乘之邑此王道之端也成王於

是追而王之王季其子也承其業廣其基焉雖同追
王不亦可乎○羊客問子思曰古之帝王中分天下
使二公治之謂之二伯周自后稷封爲王者後子孫
據國至大王王季文王此固世爲諸侯矣焉得爲西
伯乎子思曰吾聞諸子夏殷王帝乙之時王季以功
九命作伯受珪璜鬯之賜故文王因之得專征伐此
以諸侯爲伯猶周召之君爲伯也○子思年十六適
宋宋大夫樂朔與之言學焉朔曰尚書虞夏數四篇
善也下此以訖于秦費劾堯舜之言耳殊不知也子

思荅曰事變有極正自當耳假令周公堯舜更不時異

處其書同矣樂朔曰凡書之作欲以喻民也簡易爲

上而乃故作難知之辭不亦繁乎子思曰書之意兼

復深奧訓詁成義古人所以爲典雅也謂魯委巷亦

有似君之言者伋荅之曰道爲知者傳苟非其人道

不傳矣今君何似之甚也樂朔不悅而退曰孺子辱

吾其徒曰魯雖以宋爲舊然世有讐焉請攻之遂圍

子思宋君聞待之不駕而救子思子思既免曰文王困於

牖里作周易祖君屈於陳蔡作春秋吾困於宋可無

作乎於是撰中庸之書四十九篇

巡狩第八

子思遊齊陳莊伯與登泰山而觀見古天子巡狩之
銘焉陳子曰我生獨不及帝王封禪之世子思曰子
不欲爾今周室卑微諸侯無霸假以齊之衆連鄰國
以輔文武子孫之有德者則齊桓晉文之事不足言
也陳子曰非不悅斯道力不堪也子聖人之後吾願
有聞焉敢問昔聖帝明王巡狩之禮可得聞乎子思
曰凡求聞者爲求行之也今子自計必不能行欲聞

何爲陳子曰吾雖不敏亦樂先王之道於子何病而
不吾告也子思乃告之曰古者天子將巡守必先告
於祖禰命史告群廟及社稷圻內名山大川告者七
日而徧親告用牲史告用幣申命冢宰而後清道而出
或以遷廟之主行載於齋車每舍奠焉及所經五嶽
四瀆皆有牲幣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于上帝
望秩于山川所過諸侯各待於境天子先問百年者
所在而親問之然後覲方岳之諸侯有功德者則發
爵賜服以順陽義無功者則削黜貶退以順陰義命

史采民詩謠以觀其風命市納價察民之所好惡以知其志命典禮正制度均量衡考衣服之等協時月日辰入其疆遺老失賢培克在位則君免山川社稷有不親舉土荒民遊爲無教無教者則君退民淫僭上爲無法無法者則君罪入其疆土地墾闢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君有慶遂南巡五月至於南嶽又西巡八月至於西嶽又北巡十有一月至于北嶽其禮皆如岱宗歸反舍於外次三日齋親告于祖禰用特命有司告群廟社稷及圻內名山大川而後入聽朝

此古者明王巡守之禮也陳子曰諸侯朝于天子盟會霸王則亦告宗廟山川乎子思曰告哉陳子曰王者巡守不及四岳諸侯盟會不越鄰國則其禮同乎異乎子思曰天子封圻千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虞夏殷周之常制也其或出此封者則其禮與巡守朝會無變其不越封境雖行如國陳子曰古之義也吾今而後知不學者淺之爲人也

公儀第九

魯人有公儀僭者

數本皆作潛

砥節礪行樂道好古恬於

榮利不事諸侯子思與之友穆公因子思欲以爲相
謂子思曰公儀子必輔寡人參分魯國而與之一子
其言之子思對曰如君之言則公儀子愈所以不至
也君若飢渴待賢納用其謀雖蔬食水飲仍亦願在
下風今徒以高官厚祿釣餌君子無信用之意公儀
子之智若魚鳥可也不然則彼將終身不躡乎君之
庭矣且臣不佞又不任爲君操竿下釣以蕩守節之
士也○閭丘温見田氏將必危齊欲以其邑叛而適
魯穆公聞之謂子思曰子能懷之則寡人割邑如其

邑以常宗子思曰彼雖能之義所不爲也公曰何子思對曰彼爲人臣君將敗弗能扶而叛之逆臣制國弗能以其身死而逃之此罪誅之人也彼縱不能討而又要利以召姦非忍行也○穆公問子思曰吾聞龍攔氏子不孝其行何如對曰臣聞明君之爲政尊賢以崇德舉善以勸民則四方之內孰敢不化若夫過行是細人所識不治其本而問其過臣不知所以也公曰善○穆公謂子思曰子之書所記夫子之言或者以謂子之辭子思曰臣所記臣祖之言或親聞

之者有聞之於人者雖非正其辭然猶不失其意焉
且君之所疑者何公曰於事無非子思曰無非所以
得臣祖之意也就如君言以爲臣之辭臣之辭無非
則亦所宜貴矣事既不然又何疑焉○穆公謂子思
曰縣子言子之爲善不欲人譽已信乎子思對曰非
臣之情也臣之修善欲人知之知之而譽臣是臣之
爲善有勸也此所願而不可得者也若臣之修善而
人莫知莫知則必毀臣是臣之爲善而受毀也此臣
所不願而不可避者也若夫鷄鳴爲善滋滋以至夜

半而曰不欲人之知恐人之譽己臣以謂斯人也者
非虛則愚也○胡毋豹魯人謂子思曰子好大世莫能

容子也盍亦隨時乎子思曰大非所病所病不大也
凡所以求容於世爲行道也毀道以求容容何行焉
大不見容命也毀大而求容罪也吾弗改矣○子思
居貧其友有饋之粟者受二車焉或獻樽酒束修子
思弗爲當也或曰子取人粟而辭吾酒脯是辭少而
取多也於義則無名於分則不全而子行之何也子
思曰然彼不幸而貧於財至乃困乏將恐絕先人之

子叢子 卷上 三十一
祀夫以受粟爲周之也酒脯則所以飲宴也方乏於
食而乃飲宴非義也吾豈以爲分哉度義而行也或
者擔其酒脯以歸○穆公問子思曰吾國可興乎子
思曰可公曰爲之柰何對曰苟君與大夫慕周公伯
禽之治行其政化開公家之惠杜私門之利結恩百
姓修禮鄰國其興也勃矣○子思曰吾之富貴甚易
而由不能夫不取於人謂之富不辱於人謂之貴不
取不辱其於富貴庶矣哉

抗志第十

曾申

參之子

謂子思曰屈已以伸道乎抗志以貧賤乎

子思曰道伸吾所願也今天下王侯其孰能哉與屈

已以富貴不若抗志以貧賤屈已則制於人抗志則

不愧於道○子思居衛衛人釣於河得鰥魚焉其大

盈車子思問之曰鰥魚魚之難得者也子果何得之

對曰吾始下釣垂一魴之餌鰥過而弗視也更以豚

之半體則吞之矣子思喟然曰鰥雖難得貪以死餌

士雖懷道貪以死祿矣○子思居衛魯穆公卒縣子

使乎衛聞喪而服謂子思曰子雖未臣魯父母之國

也先君宗廟在焉柰何不服子思曰吾豈愛乎禮不
得也縣子曰請問之荅曰臣而去國君不掃其宗廟
則爲之服寄公寓乎是國而爲國服吾既無列於魯
而祭在衛吾何服哉是寄臣而服所寄之君則舊君
無服明不二君之義也縣子曰善哉我未之思也○
衛君言計是非而群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
觀所爲君不君臣不臣者也公丘懿子曰何乃若是
子思曰人主自臧則衆謀不進事是而臧之猶却衆
謀况和非以長乎夫不察事之是非而悅人之讚已

闇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諛求容諂莫甚焉君
闇臣諂以居百姓之上民弗與也若此不已國無類
矣○子思謂衛君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曰何故
對曰有由然焉君出言皆自以爲是而卿大夫莫敢
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皆自以爲是而士庶莫敢矯
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群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
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故使如此如此則善安從生
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抑亦似衛之君臣乎
○衛君問子思曰寡人之政何如答曰無非君曰寡

人不知其不肖亦望其如此也子思曰希旨容媚則君親之中正弼非則君䟽之夫能使人富貴貧賤者君也在朝之士孰肯舍所以見親而取其所以見䟽者乎是故競求射君之心而莫敢有非君之非者此臣所謂無非也公曰然乎寡人之過也今知改矣答曰君弗能焉口順而心不懌者臨其事必疚君雖有命臣未敢受也○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子思曰禮父母改葬總旣葬而除不忍無服送至親也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弔而加麻文子曰喪服旣

除然後乃塋則其服何服答曰三年之喪未塋服不
變除何有焉期大功之喪服其所除之服以塋既塋
而除之其虞也吉服以行事也○公叔木謂申祥曰

衛公叔文子之子定公十四
年奔魯木或作朱春秋作戌

吾於子思親而敬之子

思未吾察也申祥以告曰人求親敬於子子何辱焉
子思答曰義也申祥曰請聞之答曰公叔氏之子愛
人之同己慢而不知賢夫其親敬非心見吾所可親
敬也以人口而親敬吾則亦以人口而疏慢吾矣申
祥曰其不知賢奈何答曰有龍穆者徒好飾美辭說

觀於坐席相人眉睫以爲之意天下之淺人也而公
叔子交之橋子良修實而不修名爲善不爲人之知
已不撞不發如大鍾然天下之深人也而公叔子與
之同邑而弗能知此其所以爲愛同己而不知賢也

○子思自齊反衛衛君館而問曰

衛敬公

先生魯國之

士然不以衛之偏小猶步玉趾而慰存之願有賜於
寡人也子思曰臣羈旅於此而辱君之威尊亟臨華
門其榮多矣欲報君以財幣則君之府藏已盈而仍
又貧欲報君以善言恐未合君志而徒言不聽也顧

未有可以報君者唯進賢爾衛君曰賢固寡人之所願也子思曰未審君之願將何以為君曰必用以治政子思曰君弗能也君曰何故答曰衛國非無賢才之士而君未有善政是賢才不見用故也君曰雖然願聞先生所以為賢者答曰君將以名取士耶以實取士耶君曰必以實子思曰衛之東境有李音者賢而有實者也君曰其父祖何也答曰世農夫也衛君乃胡盧大笑曰寡人不好農農夫之子無所用之且世臣之子未悉官之子思曰臣稱李音稱其賢才也

周公大聖康叔大賢今魯衛之君未必皆同其祖考
李音父祖雖善農則音亦未必與之同也君言世臣
之子未悉官之則臣所謂有賢才而不見用果信矣
臣之問君固疑君之取士不以實也今君不問李音
之所以爲賢才而聞其世農夫因笑而不愛則君取
士果信名而不由實者也衛君屈而無辭○衛君曰
夫道大而難明非吾所能也今欲學術何如子思曰
君無然也體道者逸而不窮任術者勞而無功古之
薦道君子生不足以喜之利何足以動之死不足以

禁之害何足以怨之

禁或作懼
怨或作忌

故明於死生之分通

於利害之變雖以天下易其脛毛無所繫於志矣是

以與聖人居使窮士忘其貧賤使王公簡其富貴君

無然也衛君曰善○齊王謂子思曰今天下擾擾諸

侯無伯吾國大人衆圖帝何如子思曰不可也君不

能去君貪利之心王曰何害子思曰夫水之性清而

土壤汨之人之性安而嗜欲亂之故能有天下者必

無以天下為者也能有名譽者必無以名譽為者也

達此則其利心外矣○衛將軍文子之內子死復者

曰皐媚女復子思聞之曰此女氏之字非夫氏之名

也婦人於夫氏以姓氏稱禮也○費子陽魯大夫家臣謂

子思曰吾念宗周將滅泣涕不可禁也子思曰然此

亦子之善意也夫能以智知可知而不能以智知未

可知危之道也今以一人之身憂世之不治而泣涕

不禁是憂河水之濁而以泣清之也其為無益莫大

焉故微子去殷紀季入齊良知時也唯能不憂世之

亂而患身之不治者可與言道矣○齊王戮其臣不

辜謂子思曰吾知其不辜而適觸吾忿故戮之以為

不足傷義也子思曰文王塋枯骨而天下知仁商紂
斬朝涉而天下稱暴夫義者不必徧利天下也暴者
不必盡虐海內也以其所施而觀其意民乃去就焉
今君因心之忿遷戮不辜以爲無傷於義此非臣之
所敢知也王曰寡人實過乃今聞命請改之○衛公
子交見於子思曰先生聖人之後執清高之操天下
之君子莫不服先生之大名也交雖不敏竊慕下風
願師先生之行幸顧恤之子思曰公子不宜也夫清
高之節不以私自累不以利煩意擇天下之至道行

天下之正路今公子紹康叔之緒處戰伐之世當務收英雄保其疆土非所以明臧否立規檢修匹夫之行之時也○衛公子交饋馬四乘於子思曰交不敢以此求先生之歡而辱先生之潔也先生久降於鄙土蓋爲賓主之餼焉子思曰彼寄命以來度身以服衛之衣量腹以食衛之粟矣又且朝夕受酒脯及祭燔之賜衣食已優意氣已定以無行志未敢當車馬之貺禮雖有爵賜人不踰父兄今重違公子之盛旨則有失禮之僭焉若何公子曰交已言於君矣答曰

不可爲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公子曰我未之聞也
謹受教○穆公欲相子思子思不願將去魯魯君曰
天下之王亦猶寡人也去將安之子思答曰蓋聞君
子猶鳥也疑之則舉今君既疑矣又以已限天下之
君臣竊爲言之過也○齊王謂子思曰先生名高於
海內吐言則天下之士莫不屬耳目今寡人欲相梁
起起也名少願先談說之也子思曰天下之士所以
屬耳目者欲伋之言是非當也今君使伋虛談於起
則天下之士必改耳目矣耳目既改又無益於起是

兩有喪也故不敢承命齊君曰起之不賢何也子思曰君豈未之知乎厚於財物必薄於德自然之道也今起以貪成富聞於諸侯而無救施之惠焉以好色聞于齊國而無男女之別焉有一於此猶受其咎而起二之能無累乎王曰寡人之言實過願先生赦焉○子思見老萊子老萊子聞穆公將相子思老萊子曰若子事君將何以爲乎子思曰順吾性情以道輔之無死亡焉老萊子曰不可順子之性也子性剛而傲不肖又且無所死亡非人臣也子思曰不肖故人

之所傲也夫事君道行言聽則何所死亡道不行言不聽則亦不能事君所謂無死亡也老萊子曰子不見夫齒乎齒堅剛卒盡相磨舌柔順終以不弊子思曰吾不能爲舌故不能事君

小爾雅第十一

廣詁一

淵懿邃願深也封巨莫莽艾祁大也頡賦鋪敷布也蓋戴燾蒙冒覆也鐘崇府最積灌聚櫟叢也閱搜履庀具也攻爲話相旬宰營匠治也蠲被裡屑潔也勿

蔑微曼末沒無也隆巢岸峻高也逼尼附切局鄰傳

戚近也邵媚旨伐羨也賢哀繁優饒夥多也幾蔡模

臬法也

蔡取著龜義亦法也

爰換變貿交更易也生造奏詣進

也索寒探哀鉤掠採畧也開徹接通達也固歷彌宿

舊尚久也彌愈滋強益也赫斲爽曉昕著讚曙明也

皆附襲就因也封畛際限疆略界也承第班列次也

戶悛格扈止也

戶取其闔礙峻取其改皆止之義

幽瞠闇昧冥也最

冗自質要也疆窮充竟也而乃爾若汝也控轡挽引

也承贊涼助佐也尋由以用也要捷集載成也肆赴

捷疾也造之如適也掇督撫拾也肆子燼餘也拓斥
啓闢開也杜實充牴塞也實牴滿也獎率勵勸也勤
勉事力也經脣省過也闕缺閒隙也迭遞交更也燔
剗沒滅也玄黔驪黝黑也縞皓素白也彤犂緼朱也
淫溢沉滅沒也載功物事也

廣言二

晏明陽也盱晏晚也笑麗數也容艾老也僉皆同也
交校報也舒布展也揚翦舉也索略求也奚害何也
里度居也周浹匝也充該備也列厥陳也輜輶輿也

廢措置也駕乘凌也收戢歛也禁錄也掌司主也偏
贅屬也麗著思也載略行也沓襲合也抵享當也庚
徹通也脩舒長也校戰交也謁復白也勅質正也商
蔑末也延衍散也末沒終也仳辨別也菲涼薄也復
旋還也祖翼送也走叩我也性命孳子也諧顛和也
悛寤覺也憾猜恨也艾盡止也擱忿也奸犯也汨猾
亂也縮續抽也暨捷及也苞跋本也肆臬極也睇題
視也犯肆突也束縻縛也肆從逐也放投棄也莽蕪
草也暴映晒也熨也晞焮乾也迪跡蹈也衍演廣也

表從長也荷揚擔也仍再也徇歸也工官也稽考也
顛殞也躋陞也戕殘也勦截也辟除也恩患也譴責
也間非也順退也抗禦也斬取也蚩戲也褊狹也基
忌也沮疑也虧損也毀壞也判散也蔽斷也交俱也
俘罰也夷傷也枳害也締閉也靡細也辨使也牧臨
也嘗試也賴羸也若乃也嗟發聲也奏爲也振救也
庸償也賈價也贍足也曹偶也麗兩也驟數也逞快
也越遠也姑且也哿可也釋解也庸善也荐重也登
升也勵勉也赫顯也躋是也不莊也佞才也暨息也

子叢子 卷五
四一
話言也愿謹也丰豐也都盛也腆厚也肆緩也競逐也紀基也基忌教也整願也憇強也薄迫也輝炊也資取也質信也餽饋也憑依也藉借也際接也閔限也廬寄也萃集也造倅也充恠也普慚也索空也素故也視此也惶往也矜惜也狃怵也覬望也何任也御侍也殿慎也選擇也宣示也

廣訓三

諸之乎也旃焉也惡乎於何也烏乎吁嗟也吁嗟嗚呼也有所嘆羨有所傷痛隨事有義也無念念也無

寧寧也無顯顯也不承承也不肖不似也繩之譽之也詰朝明旦也遐不黃耇言壽考也公孫碩膚德音不瑕道成王大美聲稱遠也鄂不韡韡言韡韡也我從事獨賢勞事獨多也魴鱣甫甫語其大也麇麇麇麇語其衆也海物維錯錯雜也雜毛曰毳雜彩曰繪雜言曰呢

廣義四

凡無妻無夫通謂之寡寡夫曰鳧寡婦曰嫠妾婦之賤者謂之屬婦屬逮也逮婦之名言其微也非分而

子叢子 卷五
得謂之幸詰責以辭謂之讓男女不以禮交謂之淫
上淫曰烝下淫曰報勞淫曰通不直失節謂之慙慙
愧也面慙曰難心慙曰慙體慙而遂

廣名五

諱死謂之大行死而復生謂之大蘇疾甚謂之跽請
天子命曰未可以戚先王請諸侯命曰未可以近先
君請大夫命曰未可以從先子空棺謂之櫬有屍謂
之柩饋死者謂之賵衣服謂之槨埋柩謂之殮羊至切
殮坎謂之池壙謂之窆下棺謂之窆填窆謂之封宰

冢也壟塋也無主之鬼謂之殤

廣服六

治絲曰織織繒也麻苧葛曰布布通名也續綿也絮
之細者曰續繒之精者曰縞縞之麤者曰素葛之精
者曰絺麤者曰綌在首謂之元服弁髦太古布冠冠
而蔽之者也題頭也顛顛額額也璽謂之印紱謂之
綬襜褕謂之童容亦云蔽膝布褐而紘之謂之藍縷紘縫也
袴謂之褰蔽膝謂之裊帶之垂者謂之厲大巾謂之
冪覆帳謂之幄幄幕也簣床第也大扇謂之翣杖謂

之槌鍵謂之籥

亦作鑰

棊局謂之弈在足謂之履履尊

者曰達履謂之金舄而金鈎也

廣器七

射有張布謂之侯侯中者謂之鵠鵠中者謂之正正

方二尺正中者謂之檠檠方六寸棘戟也鉞鉞斧也

干蔽盾也戈句子戟也

檠倪結切
廠房越切

办之削謂之室室

謂之鞞鞞琫鞞之飾也矢服謂之弣小船謂之艇艇

之小者曰舠船頭謂之舳尾謂之艦楫謂之撓車輶

上者謂之輶輶謂之輶軫謂之枕較謂之幹衡扼也

扼上者謂之鳥啄纍纒縮也緇索也大者謂之索小者謂之繩詘而戾之爲紆膠而紕之爲墻謂之陴高平謂之太原汪池也水之北謂之汭澤之廣謂之衍

廣物八

藁謂之稈稈謂之芻生曰穀謂之粒菜謂之蔬禾穗謂之穎截穎謂之銓拔心曰摠拔根曰擢把謂之秉秉四曰筥筥十曰穰棘實謂之棗桑之實謂之葢柞之實謂之櫟

廣鳥九

去陰就陽者謂之陽鳥鳩鴈是也純黑而反哺者謂之鳥小而腹下白不反哺者謂之鴉鳥白項而群飛者謂之燕鳥白脰鳥也鴉鳥鸞也

鸞斯也亦曰鸞鶴

廣獸十

豕彘也彘猪也其子曰豚豕之大者謂之豨小者謂之豨鳥之所乳謂之巢鷄雉所乳謂之窠鹿之所息謂之潛潛樛也積柴水中而魚舍焉

度

跬一舉足也倍跬謂之步

司馬法六尺為步倍跬乃其大畧

四尺謂

之仞倍仞謂之尋尋舒兩肱也倍尋謂之常五尺謂

之墨倍墨謂之丈倍丈謂之端倍端謂之兩倍兩謂

之疋疋有謂之束

禮玄纁五兩以兩為束每束兩兩卷之二丈雙合則成疋凡十卷為

五束以應天九地十之數與此制異焉

量

一手之盛謂之溢兩手謂之掬掬四謂之豆豆四謂

之區區四謂之釜釜二有半謂之簋簋二有半謂之

缶缶二謂之鍾鍾二謂之秉秉十六斛

衡

二十四銖曰兩兩有半曰捷倍捷曰舉倍舉曰鈔鈔
謂之鍤二鍤四兩謂之斤斤十謂之衡衡有半謂之
秤秤二謂之鈞鈞四謂之石石四謂之鼓

孔叢子卷中

公孫龍第十二

公孫龍者平原君之客也好刑名以白馬爲非白馬

或謂子高曰

子高孔穿之字孔箕之子伋之玄孫

此人小辨而毀大道

子盍往正諸子高曰大道之悖天下之校枉也吾何

病焉或曰雖然子爲天下故往也子高適趙與龍會

平原君家謂之曰僕居魯遂聞下風而高先生之行

也願受業之日久矣然所不取於先生者獨不取先

生以白馬爲非白馬爾誠去非白馬之學則穿請爲

弟子公孫龍曰先生之言悖也龍之學正以白馬非白馬者也今使龍去之則龍無以教矣今龍爲無以教而乃學於龍不亦悖乎且夫學於龍者以智與學不逮也今教龍去白馬非白馬是先教也而後師之不可也先生之所教龍者似齊王之問尹文也齊王曰寡人甚好士而齊國無士尹文曰今有人於此事君則忠事親則孝交友則信處鄉則順有此四行者可謂士乎王曰善是真吾所謂士者也尹文曰王得此人肯以爲臣乎王曰所願不可得也尹文曰使此

人於廣庭大衆之中見侮而不敢鬪王將以爲臣乎
王曰夫士也見侮而不鬪是辱則寡人不以爲臣矣
尹文曰雖見侮而不鬪是未失所以爲士也然而王
不以爲臣則鄉所謂士者乃非士乎夫王之令殺人
者死傷人者刑民有畏王令故見侮終不敢鬪是全
王之法也而王不以爲臣是罰之也且王以不敢鬪
爲辱必以敢鬪爲榮是王之所賞吏之所罰也上之
所是法之所非也賞罰是非相與曲謬雖十黃帝固
所不能治也齊王無以應且白馬非白馬者乃子先

君仲尼之所取也龍聞楚王張繁弱之弓載忘歸之
矢以射蛟兕於雲夢之囿反而喪其弓左右請求之
王曰止也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乎仲尼聞之
曰楚王仁義而未遂亦曰人得之而已矣何必楚乎
若是者仲尼異楚人於所謂人也夫是仲尼之異楚
人於所謂人而非龍之異白馬於謂馬悖也先生好
儒術而非仲尼之所取也欲學而使龍去所以教雖
百龍之智固不能當前也子高莫之應退而告人曰
言非而博巧而不理此固無所不答也異日平原君

會衆賓而延子高平原君曰先生聖人之後也不遠
千里來顧臨之欲去夫公孫子白馬之學今是非未
分而先生翻然欲高逝可乎子高曰理之至精者則
自明之豈任穿之退哉平原君曰至精之說可得聞
乎荅曰其說皆取之經傳不敢以意春秋記六鷁退
飛覩之則六察之則鷁鷁猶馬也六猶白也覩之得
見其白察之則知其馬色以名別內由外顯謂之白
馬名實當矣若以絲麻加之女工爲緇素青黃色名
雖殊其質則一是以詩有素絲不曰絲素禮有緇布

不曰布緇攏牛玄武此類甚衆先舉其色後名其質
萬物之所同聖賢之所常也君子之謂貴當物理不
貴繁辭若尹文之折齊王之所言與其法錯故也穿
之所說於公孫子高其智悅其行也去白馬之說智
行固存是則穿未失其所師者也稱此云云沒其理
矣是楚王之言楚人亡弓楚人得之先君夫子探其
本意欲以示廣其實狹之故曰不如亦曰人得之而
已也是則異楚王之所謂楚非異楚王之所謂人也
以此爲喻乃相擊切矣凡言人者總謂人也亦猶言

馬者總謂馬也楚自國也白自色也欲廣其人宜在
去楚欲正名色不宜去白忱察此理則公孫之辨破
矣平原君曰先生言於理善矣因顧謂衆賓曰公孫
子能荅此乎燕客史由對曰辭則有焉理則否矣○
公孫龍又與子高記論於平原君所辨理至於臧三
耳公孫龍言臧之三耳甚辨析子高弗應俄而辭出
明日復見平原君曰疇昔公孫之言信辨也先生實
以爲何如荅曰然幾能臧三耳矣雖然實難僕願得
又問於君今爲臧三耳甚難而實非也謂臧兩耳甚

易而實是也。不知君將從易而是者乎？亦從難而非者乎？平原君弗能應。明日謂公孫龍曰：公無復與孔子高辨事也。其人理勝於辭，公辭勝於理，辭勝於理，終必受誣。○李寅言：曹良於平原君欲仕之，平原君以問子高。子高曰：不識也。平原君曰：良嘗得見於先生矣，故敢問。子高曰：世人多自稱上用我，則國無患矣。夫用智莫若觀其身，其身且猶不免於患，國用之亦烏得無患乎？平原君曰：良之有患，時不明也。居家理治，可移於官。良能殖貨，故欲仕之。子高曰：未可知也。

今有人於此身脩計明而貧者志不存也身不脩會
計闇而富者非盜無所得之也

儒服第十三

子高衣長裾振袂袖方屐麤屨

屨扇也

見平原君君曰

吾子亦儒服乎子高曰此布衣之服非儒服也儒服
非一也平原君曰請吾子言之答曰夫儒者居位行
道則有衮冕之服統御師旅則有介冑之服從容徒
步則有若穿之服故曰非一也平原君曰儒之爲名
何取爾子高曰取包衆美兼六藝動靜不失中道○

子高遊趙平原君客有鄒文季節者與子高相善及將還魯諸故人訣既畢文節送行三宿臨別文節流涕交頤子高徒抗手而已分背就路其徒問曰先生與彼二子善彼有戀戀之心未知後會何期悽愴流涕而先生厲聲高揖此無乃非親親之謂乎子高曰始焉謂此二子丈夫爾乃今知其婦人也人生則有四方之志豈鹿豕也哉而常聚乎其徒曰若此二子之泣非邪答曰斯二子良人也有不忍之心若於取斷必不足矣其徒曰凡泣者一無取乎子高曰有二

焉大姦之人以泣自信婦人懦夫以泣著愛○平原
君與子高飲強子高酒曰昔有遺諺堯舜千鍾孔子
百觚子路嗑嗑尚飲十榼古之聖賢無不能飲也吾
子何辭焉子高曰以穿所聞賢聖以道德兼人未聞
以飲食也平原君曰即如先生所言則此言何生子
高曰生於嗜酒者蓋其勸厲獎戲之辭非實然也平
原君欣然曰吾不戲子無所聞此雅言也○平原君
問子高曰吾聞子之先君親見衛夫人南子又云南
遊遇乎阿谷而交辭於漂女信有之乎答曰士之相

信聞流言而不信者何哉以其所已行之事占之也

昔先君在衛衛君問軍旅焉拒而不告問不已攝駕

而去攝取也衛君請見猶不能終何夫人之能覲乎古

者大饗夫人與焉於時禮儀雖廢猶有行之者意衛

君夫人饗夫子則夫子亦弗獲已矣若夫阿谷之言

起於近世殆是假其類以行其心者之爲也○子高

適魏會秦兵將至信陵君懼造子高之館而問祈勝

之禮焉子高曰命勇謀之將以禦敵先使之迎於敵

所從來之方爲壇祈克于五帝衣服隨其方色執事

人數從其方之數牲則用其方之牲祝史告于社稷
宗廟邦域之內名山大川君親素服誓衆于太廟曰
某人不道侵犯大國二三子尚皆同心比力死守將
帥稽首再拜受命既誓將帥勒士卒陳于廟之右君
立太廟之庭祝史立于社百官各警其事御于君以
待命乃大鼓于廟門詔將帥命卒習射三發擊刺三
行告廟用兵于敵也五兵備効乃鼓而出以卽敵此
諸侯應敵之禮也信陵君曰敬受教信陵君問于高
曰古者軍旅賞人必於祖戮人必於社其義何也荅

曰賞功於祖告分之均示不敢專也戮罪於社告中

於土示聽之當也○陳廐魏人性多穢訾每得酒食必

先撥捐之然後乃食子高告之曰子無然也似有態

者昔君子之於酒食有率嘗之義無捐放之道假其

可食其上下如擇假令不潔其下滋甚陳廐曰吾知

其無益意欲如此子高曰意不可恣也夫木之性以

槩括自直可以人而不如木乎子不見夫雞耶聚穀

如陵跪而啄之若縱子之意則與雞豈有異乎陳廐

跪曰吾今而後知過矣請終改之○子高任司馬又

爲將於齊與燕戰而敗齊君曰以子賢明故信子也
荅曰君知穿孰若周公齊君曰周公聖人而子賢者
弗如也子高曰然臣固弗如周公也以臣之知又孰
若周公之知其弟齊君曰兄弟審於他人子高曰君
之言是也夫以周公之聖兄弟相知之審而近失於
管蔡明人難知也臣與父相見觀其材志察其所履
齊國之士弗能過也書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穿何
慚焉且曹子爲魯三與齊戰三敗失地然後以勇敢
之節奮三尺之劍要桓公管仲於盟壇卒收其所喪

夫君子之敗如日月之蝕人各有能又庸可棄于今
 燕以詐破又是以不能於詐也臣之稱又稱其武勇
 才藝不稱其詐也又雖敗臣固不失其所稱焉齊君
 屈辭而不黜司馬又

對魏王第十四

魏王問人主所以為患魏安子高對曰建大臣而不

與謀嬖倖者言用則知士以踈自疑自疑上之嬖臣

以遇微幸者內則射合主心外則挺主之非此最人

主之大患也○子高謂魏王曰臣入魏國見君之二

計臣焉張叔謀有餘范威智不逮然其功一也王曰
叔也有餘威也不逮何同乎荅曰駑驥同轅伯樂爲
之咨嗟玉石相揉和氏爲之嘆息故賢愚共貫則能
士匿謀真僞相錯則正士結舌叔雖有餘猶威不逮
也○魏王問何如可謂大臣子高荅曰大臣則必取
衆人之選能犯顏諫爭公正無私者計陳事成主裁
其賞事敗臣執其咎主任之而無疑臣當之而弗避
君總其美臣行其義然則君不猜於臣臣不隱於君
故動無過計舉無敗事是以臣主並各有得也○信

陵君問曰古之善爲國至於無訟其道何由荅曰由乎政善也上下勤德而無私德無不化俗無不移衆之所譽政之所是也衆之所毀政之所非也毀譽是非與政相應所以無訟也○齊王行車裂之刑群臣諍之弗聽子高見於齊王曰聞君行車裂之刑無道之刑也而君行之臣竊以爲下吏之過也王曰寡人爾民多犯法爲法之輕也子高曰然此誠君之盛意也夫人含五常之性有喜怒哀樂喜怒哀樂無過其節節過則毀於義民多犯法以法重無所措手足也

今天下悠悠士無定處有德則住無德則去欲規霸王之業與衆大國爲難而行酷刑以懼遠近國內之民將叛四方之士不至此乃亡國之道君之下吏不具以聞徒恐逆主意以爲憂不慮不諫之危亡其所矜者小所喪者大故曰下吏之過也臣觀之又非徒不諍而已也心知此事之爲不可將有非議在後則因曰君忿意實然我諫諍必有龍逢比干之禍是爲虛自居於忠正之地而闡推君主使同於桀紂也且夫爲人臣見主非而不諍以陷主於危亡罪之大者

也人主疾臣之弼已而惡之資臣以箕子比干之忠
惑之大者也齊王曰謹聞命遂除車裂之法焉○子
高見齊王齊王問誰可臨淄宰稱管穆焉王曰穆容
貌陋民不敬荅曰夫見敬在德且臣所稱稱其材也
君王聞晏子趙文子乎晏子長不過三尺面貌惡齊
國上下莫不宗焉趙文子其身如不勝衣其言如不
出口非但體陋辭氣又呐呐然其相晉國晉國以寧
諸侯敬服皆有德故也以穆軀形方之二子猶悉賢
之昔臣嘗行臨淄市見屠商焉身脩八尺鬚髯如戟

面正紅白市之男女未有敬之者無德故也王曰是
所謂祖龍始者也祖龍始乃屠商姓名忱如先生之言於是乃
以管穆為臨淄宰

陳士義第十五

魏王遣使者奉黃金束帛聘子順為相孔武後名斌字子順子高

之子子順謂使者曰若王信能用吾道吾道固為治世
也雖疏食飲水吾猶為之若徒欲制服吾身委以重
祿吾猶一夫爾則魏王不少於一夫子度魏王之心
以告我使者曰魏國狹小乏於聖賢寡君久聞下風

願委國先生親受教訓如肯降節豈惟魏國君臣是
賴其亦社稷之神祇實永受慶於是乃之魏魏王郊
迎謂子順曰寡人不肖嗣先君之業先生聖人之後
道德懿邵幸見顧臨願圖國政對曰臣羈旅之臣慕
君高義是以戾此君辱賜而問以政事敢不敬受君
之明命○魏王朝群臣問理國之所先季文對曰唯
在知人王未之應子順進曰知人則哲帝堯所病故
四凶在朝鯀任無功夫豈樂然哉人難知故也今文
之對不稱吾君之所能行而乃欲強吾君以聖人所

難此不可行之說也王曰先生言之對曰當今所急
在修仁尚義崇德敦禮以接鄰國而已昔舜命衆官
群臣競讓德禮之致也苟使朝臣皆有推賢之心主
雖不知人則臣位必當若皆以知人爲治則人主宜
未過堯且其目所不見者亦必漏矣王曰善矣○秦
王得西戎利刀以之割玉如割木焉以示東方諸侯
魏王問子順曰古亦有之乎對曰周穆王大征西戎
西戎獻鍬鍬之劔火浣之布其劔長尺有咫鍊鋼赤
劔用之切玉如泥焉是則古亦有也王曰火浣之布

若何對曰周書火浣布垢必投諸火布則火色垢乃
灰色出火振之皜然疑乎雪焉王曰今何以獨無對
曰秦貪而多求求欲無厭是故西戎閉而不致此以
素防絕之也然則人主貪欲乃異物所以不至不可
不慎也○魏王曰吾聞道士登華山則長長生死意亦

願之對曰古無是道非所願也王曰吾聞信之對曰
未審君之所聞親聞之於不死者耶聞之於傳聞者
耶君聞之於傳聞者妄也若聞之於不死者今安在
在者君學之勿疑不在者君勿學無疑○李由之母

少寡與李音竊相好而生由由有才藝仕於魏王甚
愛之或曰李由母姦不知其父不足貴也王以告由
且曰吾不以此賤子也雖然古之聖賢亦有似子者
乎吾將舉以拆毀子者李由對曰今人不通於遠在
臣欲言誰爾且孔子少孤則亦不知其父者也孔子
母死殯於五父之衢人見之皆以爲孤問鄒曼父之
母得合葬於防此則聖人與臣同者也王笑曰善子
順問之聞魏王曰李由安得斯言王曰假以自顯無
傷也對曰虛造謗言以誣聖人非無傷也且夫明主

之於臣唯德所在不以小疵妨大行也昔闔子文生於淫而不害其爲令尹今李由可則寵之何患於人之言而使橫生不然之說若欺有知則有知不受若欺凡人則凡人無知必亦問臣則臣亦不爲君之故誣祖以顯由也如此群臣更知由惡此必聚矣所謂求白潔而益其垢猶抱石以救溺愈不濟矣○魏王使相國修好鄰國遂連和於趙趙王旣賓之而燕問子順曰今寡人欲來北狄不知其所以然荅曰誘之以其所利而與之通市則自至矣王曰寡人欲因而

弱之若與交市分我國貨散於夷狄是彊之也可乎

荅曰夫與之市者將以我無用之貨取其有用之物

是故所以弱之之術也王曰何謂我之無用彼之有

用荅曰衣服之物則有珠玉五綵飲食之物則有酒

醪五熟五味也此卽我之所有而彼之所利者也夷狄

之貨唯牛馬旃裘弓矢之噐是其所饒而輕以與人

者也以吾所有易彼所饒如斯不已則夷狄之用將

糜於衣食矣始可舉捶而驅之豈徒弱之而已乎趙

王曰敬受教○枚產魏人問子順曰臣匱於財聞猗頓

善殖貨欲學之然先生同國也當知其術願以告我
荅曰然知之猗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饑桑則常寒
聞陶朱公富往而問術焉朱公告之曰子欲速富當
畜五牝於是乃適西河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
之間其滋息不可計貨擬王公馳名天下以興富於
猗氏故曰猗頓且夫爲富者非唯一術今子徒問猗
頓何也枚產曰亦將問之於先生也荅曰吾貧而子
問以富術縱有其術是不可用之術也昔人有言能
得長生者道士聞而欲學之比往言者死矣道士高

蹈而恨夫所欲學學不死也其人已死而猶恨之是
不知所以爲學也今子欲求殖貨而問術於我我且
自貧安能教子以富乎子之此問有似道士之學不
死者也○東里問魏人空腹而好自賢欲自親於子順
子順不下或曰夫君子之交於世士亦取其一節而
已東里問子疏達亮直大丈夫也求爲先生役而先生
無意接之斯者無乃非周公之交人乎子順曰此吾
所以行周公之行也夫東里問子外質頑拙有似疏直
然內懷容媚諂魅非大丈夫之節也若其度骸稱膚

面目鬚眉實美於人聖人論士不以爲貴者無益於德故也然東閭子中不應外侮慢世士卽所謂愚人而謂人爲愚者也持其虛狀以不德於人此乃周公之所罪何交之有○宮他魏人見子順曰他困貧賤將欲自託富貴之門庶克免乎子順曰夫富而可以託貧貴而可以寄賤者天下寡矣非信義君子明識窮達則不可今子所欲託者誰也宮他曰將適趙公子子順曰非其人矣雖好養士自奉而已終弗能稱也宮他曰將適燕相國子順曰彼徒兄弟甥舅各濟其

私無求賢之志不足歸也宮他曰將適齊田氏子順
曰齊大國也其士大夫皆有自多之心不能容子也
他曰然則何向而可子順曰吾勿識也宮他曰唯先
生知人願告所擇將往庇焉子順曰濟子之欲則宜
若郈成子者也昔郈成子自魯聘晉過乎衛右宰穀
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作送以寶璧反過而不辭其
僕曰日者右宰之觴吾子甚歡也今過而不辭何也
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與我歡也陳樂而不作告我哀
也送我以璧寄之我也若由此觀之衛其有亂乎背

衛三十里聞竊喜作難右宰死之還車而臨三舉而歸反命于君乃使人迎其妻子隔宅而居之分祿而食之其子長而反其璧夫子聞之曰智可與徵謀仁可與託孤廉可以寄財者其郈成子之謂乎今子求若人之比庇焉可也宮他曰循先生之言舍先生將安之請從執事子順辭不得已乃言之魏王而升諸朝○子順相魏改嬖寵之官以事賢才奪無任之祿以賜有功諸喪職秩者不悅乃造謗言文咨魏人以告且曰夫不害前政而有成就與變之而起謗哉子順

曰民不可與慮始久矣古之善爲政者其初不能無
謗子產相鄭三年而後謗止吾先君之相魯三月而
後謗止今吾爲政日新雖不能及聖賢庸知謗止獨
無時乎文咨曰子產之謗嘗亦聞之未識先君之謗
何也子順曰先君初相魯魯人謗誦曰麇裘而芾投
之無戾芾之麇裘投之無郵及三年政成化旣行民
又作誦曰袞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袞衣惠我無私
文咨喜曰乃知先生亦不異乎聖賢矣○魏王謂子
順曰吾欲致天下之士奈何子順對曰昔周穆王問

祭公謀父曰吾欲得天下賢才對曰去其帝王之色則幾乎得賢才矣今臣亦請君去其尊貴之色而已王曰吾欲得無欲之士爲臣何如子順曰人之可使以有欲也故欲多者其所得用亦多欲少者其所得用亦少夫夷齊無欲雖文武不能制君安得而臣之

論勢第十六

魏王問相國曰今秦負強以無道陵天下天下莫不患寡人欲割國之半以親諸侯求從事於秦可乎子順對曰以臣觀之殆無益也今天下諸侯畏秦之日

久矣數被其毒無欲復之之志心無所計委國於游
說之士游說之士挾強秦以爲資賣其國以收利又
手服從曾不能制如君之謀未獲其利而祇爲名適
足以速秦之首誅則無以得之不如守常以須其變
也王曰秦其遂有天下乎對曰必然焉雖然取不以
道得不以道自古以來未有能終之者五國西誅秦
子順會之秦未入境而還諸侯留兵於成臯子順謂
市丘子曰此師楚爲之主今兵罷而不散殆有異意
君其備之市丘子曰先生幸而教之願以國寄先生

子順許諾遂見楚王曰王約五國而西伐秦事既不
集又久師於市丘謗君者或以君欲攻市丘以償兵
費天下之士且以是輕君而重秦又且不義君之爲
矣王可不卜交乎楚王曰奈何子順曰王出令使五
國勿攻市丘五國重王則聽王之令矣不重王則且
反王之令而攻市丘以此卜五國交王之輕重必明
矣楚王敬諾而五國散○趙聞魏將以求親於秦子
順謂趙王曰趙悼襄王此君之下吏計過也比目之魚所
以不見得於人者以偶視而俱走也今秦有兼吞天

下之志日夜伺間不忘於側息也趙魏與之隣接而
強弱不敵秦所以不敢圖并趙魏者徒以二國併目
周旋者也今無故自離以資強秦天下拙謀無過此
者故臣曰君之下吏計過也夫連雞不能上捷亦猶
二國構難不能自免於秦也願王熟慮之趙王曰敬
受教○韓與魏有隙子順謂韓王曰昭釐侯一世之
明君也韓宣惠王乃昭釐侯之子申不害一世之賢相也韓與魏
敵侔之國而釐侯執圭見梁君者非好卑而惡尊慮
過而計失也與嚴敵爲鄰而動有滅亡之變獨勁不

能支二難故降心以相從屈已以求存也申不害慮事而言忠臣也昭釐侯聽而行之明君也今韓弱於始之韓魏弱於始之魏秦強於始之秦而背先人之舊好以區區之衆居二敵之間非良策也齊楚遠而難恃秦魏呼吸而至舍近而求遠是以虛名自累而不免近敵之困者也爲王計者莫如除小忿全大好也吳越之人同舟濟江中流遇風波其相救如左右手者所患同也今不恤所同之患是不如吳越之舟人也韓王曰善○秦丘攻趙魏大夫以爲於魏便子

順曰何謂曰勝趙則吾因而服焉不勝趙則可乘弊而擊之子順曰不然秦自孝公以來戰未嘗屈今皆良將何弊之乘大夫曰縱其勝趙於我何損鄰之不修國之福也子順曰秦貪暴之國也勝趙必復他求吾恐於時受其師也先人有言燕雀處屋子母相哺煦煦然其相樂也自以爲安矣竈突炎上棟宇將焚燕雀顏不變不知禍之及已也今子不悟趙破患將及已可以人而同於燕雀乎○齊攻趙圍廩丘趙使孔青帥五萬擊之剋齊軍獲尸二萬趙王詔勿歸其

尸將以困之子順聘趙問王曰不歸尸其困何也曰其父兄子弟悲苦無已廢其產也子順曰非所以困之也死一也歸尸與不悲苦胡異焉以臣愚計貧齊之術乃宜歸尸王曰何謂對曰使其家遠來迎尸不得事農一費也歸所葬使其送死終事二費也一年之中喪卒三萬三費也欲無困貧不能得已王曰善旣而齊大夫聞其子順之謀曰君子之謀其利溥哉○子順相魏允九月陳大計輒不用乃喟然嘆曰不見用是吾言之不當也言不當於主而居人之官食

人之祿是尸利也尸利素餐吾罪深矣退而以病致
事魏王遣使入其館謝曰寡人昧於政事不顯明是
非以啓罪於先生今知改矣願先生爲百姓故幸起
而教之辭曰臣有犬馬之疾不任國事苟得從四民
之列子弟供魏國之征乃君惠也敢辱君命以速刑
書人謂子順曰王不用子子其行乎荅曰吾將行如
之山東則山東之國將并於秦秦爲不義義所不入
遂寢于家○秦急攻魏王恐或謂子順曰如之何荅
曰吾私有計然豈能賢於執政故無言焉魏王聞之

駕如孔氏親問焉曰國亡矣如之何對曰夫棄之不如用之之易也死之不如棄之之易也人能棄之弗能用也能死之不能棄也今王亡地數百里亡城數十而患不解是王棄之非用之也秦之強天下無敵魏之弱甚矣而王是以質秦

景閔王爲太子時嘗質於秦

此王能

死不能棄之也是重過也若能用臣之計則虧地不足傷國卑體不足苦身患除怨報矣今秦四境之內執政以下固曰與嫪氏乎與呂氏乎門閭之下廊廟之上猶皆如是今王誠能割地賂秦以爲嫪毒功卑

身尊秦以固嫪毐王是以國贊嫪毐也則嫪毐勝矣
於是太后之德王也深如骨肉王之交最爲天下之
上矣孰不棄呂氏而從嫪毐天下皆然則王怨必報
矣按此策甚踈
必非子順語

執節第十七

趙孝成王問曰昔伊尹爲臣而放其君其君不怨何
行而得乎此也子順荅曰伊尹執人臣之節而弼其
君以禮亦行此道而已矣王曰方以放君爲名而先
生稱禮何也子順曰以禮括其君使入於善也曰其

說可得聞乎荅曰其在商書太甲嗣立而于冢宰之
政伊尹曰惟王舊行不義習與性成予不狎于不順
王始卽桐邇于先王其訓罔以後人迷王徃居憂允
思厥祖之明德是言太甲在喪不明乎人子之道而
欲知政於是伊尹使之居桐近湯之墓處憂哀之地
放之不俾知政三年服竟然後反之卽所以奉禮執
節事太甲者也率其君以義強其君以孝道未有行
此見怨也王曰善哉我未之聞也○魏安釐王問子
順曰馬回之爲人雖少才文梗梗亮直一作有大文

夫之節吾欲以爲相可乎荅曰知臣莫若君何有不
可至於亮直之節臣未明也王曰何故荅曰聞諸孫
卿云其爲人也長目而豕視者必體方而心圓每以
其法相人千百不失臣見回非不偉其體幹也然甚
疑其目王卒用之三月果以諂得罪○新垣固謂子
順曰賢者所在必興化致治今子相魏未聞異政而
卽自退其有志不得白何去之速也荅曰以無異政
所以自退也且死病無良醫今秦有吞食天下之心
以義事之固不獲安救亡不暇何化之興昔伊摯在

夏呂望在商而二國不理豈伊呂之不欲哉勢不可也當如今日山東之國弊而不振三晉割地以求安二周折節而入秦燕齊宋楚已屈服矣以此觀之不出二十年天下盡為秦乎○季節見於子順子順賜之酒辭問其故對曰今日家之忌日也故不敢飲子順曰飲也禮忌日不樂而已未有無飲者禮雖服衰麻見於君及先生與之梁肉無辭所以敬尊長而不敢遂其私也忌日方於有服則輕矣○魏安釐王問天下之高士子順曰世無其人也抑可以為次其魯仲連乎王曰魯

仲連強作之者非體自然也答曰人皆作之作之不止乃成君子文武欲作堯舜而至焉昔我先君夫子欲作文武而至焉作之不變習與體成習與體成則自然矣○虞卿著書名曰春秋魏齊曰子無然也春秋孔聖所以名經也今子之書大抵談說而已亦以爲名何荅曰經者取其事常也可常則爲經矣且不爲孔子其無經乎齊問子順子順曰無傷也魯之史記曰春秋經因以爲名焉又晏子之書亦曰春秋吾聞泰山之上封禪者七十有二君其見稱述數不盈

十所謂貴賤不嫌同名也○邯鄲之民以正月之旦獻雀於趙王而綴之以五絲趙王大悅申叔以告子順曰王何以爲也對曰正旦放之示有生也子順曰此委巷之鄙事爾非先王之法也且不令申叔曰敢問何謂不令荅曰夫雀者取其名焉則宜受之於上不宜取之於下人非所得制爵也而王悅此殆非吉祥矣昔虢公祈神神賜之土田是失國而更受田之祥也今以一國之王受民之雀將何悅哉○申叔問曰犬馬之名皆因其形色而名焉唯韓盧宋鵲

獨否何也子順荅曰盧黑也鵠白黑色非色而何○
魏公子無忌死韓君將親弔焉其子榮之以告子順
子順曰必辭之禮鄰國君弔君主之今君不命子則
子無所受其君也其子辭韓韓君乃止○子高以爲
趙平原君霸世之士惜其不遇時也其子子順以爲
衰世之好事公子無伯相之才也申叔問子順曰子
之家公有道先生旣論之矣今子易之是非焉在荅
曰言貴盡心亦各其所見也若是非則明智者裁之
○申叔問子順曰禮爲人臣三諫不從可以稱其君

之非乎荅曰禮所不得也曰叔也昔者逮事有道先生問此義焉而告叔曰得稱其非者所以使天下人君不敢遂其非也子順曰然吾亦聞之是亡考起時之言非禮意也禮受放之臣不說人以無罪先君夫子曰事君欲諫不欲陳言不欲顯君之非也申叔曰然則晏子叔向皆非禮也荅曰此二大夫相與私燕言及國事未以爲非禮也晏子旣陳屨賤而踊貴於其君其君爲之省刑然以及叔向叔向聽晏子之私又承其問所宜亦荅以其事也○魏王問子順曰寡

人聞昔者上天神異后稷而爲之下嘉穀周以遂興
往中山之地無故有穀非人所爲云天雨之反亡國
何故也荅曰天雖至神自古及今未聞下穀與人也
詩美后稷能大教民種嘉穀以利天下故詩曰誕降
嘉種猶書所謂稷降播種農殖嘉穀皆說種之其義
一也若中山之穀妖怪之事非所謂天祥也○趙王
問相於平原君平原君曰鄒文可趙人王曰其行如何
對曰夫孔子高天下之高士也取友以行交游以道
文與之遊稱曰好義王其用之王卒不用後以平原

君言問子順且曰先生知之乎荅曰先父之所交也何敢不知王曰寡人雖失之在前猶願聞其行於先生也荅曰行不苟合雖賤不渝君子人也王遂禮之固以老辭○趙王問子順曰寡人聞孔氏之世自正考父以來儒林相繼仲尼重之以大聖自茲以降世業不替天下諸侯咸資禮焉先生承其緒作二國師從古及今載德流聲未有若先生之嗣率由前訓將與天地相敝矣荅曰若先祖父並稟聖人之性如君王之言也至如臣者學行不敏寄食於趙祿仕於魏

幸遇二國之君寬以容之若乃師也未敢承命假令
賴君之願後世克祚不忝前人不泯祖業豈徒一家
之賜哉亦天下之慶也王曰必然必然

詰墨第十八

墨翟著書誣稱孔晏
之事故孔鮒詰辨之

墨子稱景公問晏子以孔子而不對又問三皆不
對公曰以孔子語寡人者衆矣俱以爲賢人今問
子而不對何也晏子曰嬰聞孔子之荆知白公謀
而奉之以石乞勸下亂上教臣弑君非聖賢之行也

詰之曰楚昭王之世夫子應聘如荆不用而反周旋
乎陳宋齊衛楚昭王卒惠王立十年命尹子西乃召
王孫勝以爲白公史云二年是時魯哀公十五年也夫子

自衛反魯居五年矣白公立一年然後乃謀作亂亂
作在哀公十六年秋也夫子已卒十旬矣墨子雖欲
謗毀聖人虛造妄言奈此年世不相值何

墨子曰孔子之齊見景公公悅之封之以尼谿晏
子曰不可夫儒浩居而自順立命而怠事崇喪遂
衰盛用繁禮其道不可以治
國其學不可以導家公曰善

詰之曰卽如此言晏子爲非儒惡禮不欲崇喪遂哀
也察傳記晏子之所行未有以異於儒焉又景公問
所以爲政晏子荅以禮云景公曰禮其可以治乎晏
子曰禮於政與天地並此則未有以惡於禮也晏桓

子卒晏嬰斬衰枕草苴經帶杖菅菲食粥居於倚廬
遂哀三年此又未有以異於儒也若能以口非之而
躬行之晏子所弗爲

墨子曰孔子怒景公之不封已
乃樹鵠夷子皮於田常之門

詰之曰夫樹人爲信已也記曰孔子適齊惡陳常而
終不見即田常常病之亦惡孔子交相惡而又任事其
然矣記又曰陳常弑其君孔子齋戒沐浴而朝請討
之觀其終不樹子皮審矣

墨子曰孔子爲魯司
寇舍公家而奉季孫

不盡子 卷中 三十一
詰之曰若以季孫爲相司寇統焉奉之自法也若附
意季孫季孫旣受女樂則孔子去之季孫欲殺囚則
孔子赦之非苟順之謂也

墨子曰孔子厄於陳蔡之間子路烹豚孔子不問
肉之所由來而食之剝人之衣以沽酒孔子不問
酒之所由來而飲之

詰之曰所謂厄者沽酒無處藜藿不粒乏食七日若
烹豚飲酒則何言乎厄斯不然矣且子路爲人勇於
見義縱有豚酒不以義不取之可知也又何問焉

墨子曰孔子諾弟子子貢季路輔孔悝以亂
衛陽虎亂魯佛肸以中牟畔漆雕開形殘

詰之曰如此言衛之亂子貢季路爲之耶斯不待言
而了矣陽虎欲見孔子孔子不見何弟子之有佛肝
以中牟叛召孔子則有之矣爲孔子弟子未之聞也
且漆雕開形殘非行已之致何傷於德哉

墨子曰孔子相魯齊景公患之謂晏子曰鄰有聖
人國之憂也今孔子相魯爲之若何晏子對曰君
其勿憂彼魯君弱主也孔子聖相也不如陰重孔
子欲以相齊則必強諫魯君魯君不聽將適齊君
勿受則孔子困矣

詰之曰按如此辭則景公晏子畏孔子之聖也上乃
云非聖賢之行上下相反若晏子悖可也否則不然

矣

墨子曰孔子見景公公曰先生素不見晏子乎對曰晏子事三君而得順焉是有三心所以不見也公告晏子晏子曰三君皆欲其國安是以嬰得順也聞君子獨立不慙於影今孔子伐樹削迹不自以為辱身窮陳蔡不自以為約始吾望儒貴之今則疑之

詰之曰若是乎孔子晏子交相毀也小人有之君子則否孔子曰靈公汙而晏子事之以潔莊公怯而晏子事之以勇景公侈而晏子事之以儉晏子君子也梁丘據問晏子曰事三君而不同心而俱順焉仁人固多心乎晏子曰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

一君故三君之心非一也而嬰之心非三也孔子聞之曰小子記之晏子以一心事三君君子也如此則孔子譽晏子非所謂毀而不見也景公問晏子曰若人之衆則有孔子乎對曰孔子者君子行有節者也晏子又曰盈成匡父之孝子兄之弟弟也其父尚爲孔子門人門人且以爲貴則其師亦不賤矣是則晏子亦譽孔子可知也夫德之不修己之罪也不幸而屈於人已之命也伐樹削迹絕糧七日何約乎哉若晏子以此而疑儒則晏子亦不足賢矣

墨子曰景公祭路寢聞哭聲問梁丘據對曰魯孔子之徒也其母死服喪三年哭泣甚哀公曰豈不可哉晏子曰古者聖人非不能也而不爲者知其無補於死者而深害生事故也

詰之曰墨子欲以親死不服三日哭而已於意安者卒自行之空用晏子爲引而同乎已適證其非耳且晏子服父禮則無緣非行禮者也○曹明問子魚曰子魚觀子詰墨者之辭事義相反墨者妄矣假使墨孔鮒者復起對之乎荅曰苟得其理雖百墨吾益明白焉失其正雖一人猶不能當前也墨子之所引者矯晏子晏子之善吾先君先君之善晏子其事庸盡乎曹

明曰可得聞諸子魚曰昔齊景公問晏子曰吾欲善治可以霸諸侯乎對曰官未具也臣亟以聞而君未肯然也臣聞孔子聖人然猶居處勅惰廉隅不脩則原憲季羔侍氣鬱而疾志意不通則仲由卜商侍德不盛行不勤則顏閔冉雍侍今君之朝臣萬人立車千乘不善之政加於下民者衆矣未能以聞者臣故曰官未備也此又晏子之善孔子者也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此又孔子之貴晏子者也曹明曰吾始謂墨子可疑今則決妄不疑矣

獨治第十九

子魚生於戰國之世長於兵戎之間然獨樂先王之
道講習不倦季則謂子魚曰丈夫不生則已生則有
云爲於世者也今先生淡泊世務脩無用之業當身
不蒙其榮百姓不獲其利竊爲先生不取也子魚曰
不如子之言也武者可以進取文者可與守成今天
下將擾擾焉終必有所定子脩武以助之取吾脩文
以助之守不亦可乎且吾不才無軍旅之任徒能保
其祖業優游以卒歲者也○秦始皇東并子魚謂其

徒叔孫通曰子之學可矣蓋仕乎對曰臣所學於先生者不用於今不可仕也子魚曰子之材能見時變今爲不用之學殆非子情也叔孫通遂辭去以法仕秦○尹曾謂子魚曰子之讀先王之書將奚以爲荅曰爲治也世治則助之行道世亂則獨治其身治之至也○陳餘謂子魚曰秦將滅先王之籍而子爲書籍之主其危矣子魚曰顧有可懼者必或求天下之書焚之書不出則有禍吾將先藏之以待其求求至無患矣○子魚居衛與張耳陳餘相善耳餘魏之名

士也秦滅魏求耳魚懼走會陳勝吳廣起兵於陳欲以誅秦餘謂陳王曰今必欲定天下取王侯者其道莫若師賢而友智孔子之孫今在魏居亂世能正其行脩其祖業不爲時變其父相魏以聖道輔戰國見利不易操名諸侯世有家法其人通材足以幹天下博知足以慮未形必宗此人天下無敵矣陳王大悅遣使者齎千金加束帛以車三乘聘焉耳又使謂子魚曰天下之事已可見矣今陳王興義兵討不義子宜速來以集其事王又聞子賢欲諮良謀虛意相望

也子魚遂往陳王郊迎而執其手議世務子魚以霸
王之業勸之王悅其言遂尊以博士爲太師諮度焉
○子魚名鮒甲陳人或謂之子鮒或稱孔甲陳勝旣
立爲王其妻之父兄往焉勝以衆賓待之長揖不拜
無加其禮其妻之父怒曰估亂僭號而傲長者不能
久矣不辭而去陳王跪謝遂不爲顧王心慙焉遂適
博士太師之館而言曰予雖丈夫哉然塞於禮義以
啓於姻婭唯先生幸訓誨之使免於戾可乎子魚曰
王所問者善也敢固無辭以對乎今以禮言耶則禮

無不拜且宗族婚媾又與衆賓異敬者也敬而加親自古以然也王曰雖已失之於前庶欲收之於後也願先生脩明其事必遵奉焉對曰昔唐堯內親九族外協萬邦禮以婚爲昆弟妻之父母爲外舅姑由是明之則拜之可知夫婚親之義非宗賢之類也雖自已臣莫敢不敬昔魏信陵君嘗以此質臣之父臣之父曰於諸母之昆弟妻之諸父則以親配德年以上雖拜之可也幼於已者揖之可也此出於人情而可常者也王曰善哉請問同姓而服不及者其制何耶

對曰先生制禮雖國君有合族之道宗人掌其列繼之以姓而無別醜之以食而無殊各隨本屬之隆殺屬近則死爲之免屬遠則弔之而已禮之正也是故臣之家哭孔氏之別姓於弗父之廟哭孔氏則於夫子之廟此有據而然也周之道雖百世婚姻不通重先君之同體也王晚曰先生之言厥義博哉寡人雖固敢不盡心

問軍禮第二十

陳王問太師曰行軍之禮可得備聞乎荅曰天子有

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自天子出必以歲之孟秋賞
軍師武人于朝簡練傑俊任用有功命將選士以誅
不義於是孟冬以級授軍司徒執扑北面而誓之誓
于社以習其事先期五日太史筮於祖廟擇吉日齋
戒告于郊社稷宗廟既筮則獻兆於天子天子使有
司以牲特告社告以所征之事而受命焉舍奠于帝
學以受成然後乃類于上帝柴于郊以出以齋車遷
廟之主及社主行大司馬職奉之無遷廟主則以幣
帛皮圭告于祖禰謂之主命亦載齋車凡行主皮圭

幣帛皆毋舍奠焉而後就館主車止于中門之外外
門之內廟主居于道左社主居于道右其所經名山
大川皆祭告焉及至敵所將戰太史卜戰日卜右御
先期三日有司明以敵人罪狀告之史史定誓命戰
日將帥陳列車甲卒伍于軍門之前有司讀誥誓使
周定三令五申既畢遂禱戰祈克于上帝然後卽敵
將士戰全已克敵史擇吉日復禱於所征之地柴于
上帝祭社奠祖以告克者不頓兵傷士也戰不克則
不告也凡類禡皆用甲丙戊庚壬之剛日有司簡功

行賞不稽于時其用命者則加爵受賜于祖奠之前
其奔北犯令者則加刑罰戮于社主之前然後鳴金
振旅有司徧告捷于時所有事之山川既至舍于國
外三日齋以特牛親格于祖禰然後入設奠以反主
若主命則卒奠歛主埋之于廟兩階間反社主如初
迎之禮舍奠于帝學以訊馘告大享于群吏用備樂
饗有功於祖廟舍爵策勲焉謂之飲至天子親征之
禮也陳王曰其命將出征則如之何太師曰古者大
將受命而出則忘其國卽戎師陣則忘其家故天子

命將出征親潔齋盛服設奠于祖以詔之大將先入
軍吏畢從皆北面再拜稽首而受天子當階南面命
授之節鉞大將受天子乃東向西面而揖之亦弗御
也然後告太社冢宰執蜃宜於社之右南面授大將
大將北面稽首再拜而受之承所頒賜于軍吏其出
不類其克不禡戰之所在有大山川則祈焉禱克于
五帝捷則報之振旅復命簡異功勤親告廟告社而
後適朝禮也王曰將居軍中之禮勝敗之變則如之
何太師曰將帥尚左士卒尚右出國先鋒入國後刃

介冑在身執銳在列雖君父不拜若不幸軍敗則驛
騎赴告于載橐褻天子素服哭于庫門之外三日大
夫素服哭于社亦如之亡將失城則皆哭七日天子
使使迎于軍命將帥無請罪然後將帥結草自縛袒
右肩而入蓋喪禮也王曰行古禮如何太師曰古之
禮固爲於今也有其人行其禮則可無其人行其禮
則民弗與也

答問第二十一

陳人有武臣謂子鮒曰夫聖人者誠高材美稱也吾

謂聖人之知必見未形之前功垂於身後立教而戾夫弗犯吐言而辯士不破也子之先君可謂當之矣然韓子立法其所以異夫子之謂者紛如也予每探其意而校其事持久歷遠過姦勸善韓氏未必非孔子未必得也吾今而後乃知聖人無世不有前聖後聖法制固不一也若韓非者亦當世之聖人也子鮒曰子信之爲然是固未免凡俗也今世人有言高者必以極天爲稱言下者必以深淵爲名是資勢之談而無其實者也好事而未鑿也必言經以自輔援聖

以自賢欲以取信於群愚而度其說也若諸子之書其義皆然吾先君之所自志也請畧說一隅而君子審其信否焉武臣曰諾子鮒曰乃者趙韓共并知氏趙襄子之行賞先如具臣而後有功韓非書云夫子善之引以張本然後難之豈有不似哉然實詐也何以明其然昔我先君以春秋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至二十七年荀瑶與韓趙魏伐鄭遇東垣而還是時夫子卒已十一年矣而晉四卿皆在也後悼公十四年知氏乃亡此先後甚遠而韓非公稱之曾無忤

意是則世多好事之徒皆非之罪也故吾以是默口
於小道塞耳於諸子久矣而子立尺表以度天植寸
指以測淵矇大道而不悟信誣說以疑聖殆非所望
也武臣义手跪謝施施而退遂告人曰吾自以爲學
之博矣而可否於孔氏方知學不在多要在精之也
○陳王問太師曰寡人不得爲賢所推而得南面稱
孤其幸多矣今旣賴二三君子且又欲規久長之圖
何施而可荅曰信王之言萬世之福也敢稱古以對
昔周代殷乃興滅繼絕以爲政首今誠法之則六國

定不携抑久長之本王曰周存二代別有三恪其事
云何荅曰封夏殷之後以爲二代紹虞帝胤備爲三
恪恪敬也禮之如賓客也非謂特有二代別有三恪
也凡所以立二代者備王道通三統也王曰三統者
何荅曰各自用其正朔二代與周是謂三統王曰六
國之後君吾不能封也遠世之王於我何有吾自舉
不及於周又安能純法之乎○陳王涉讀國語言申
生事顧博士曰始予信聖賢之道乃今知其不誠也
先生以爲何如荅曰王何謂哉王曰晉獻惑聽讒而

書又載驪姬夜泣公而以信入其言人之夫婦夜處
幽室之中莫能知其私焉雖黔首猶然况國君乎予
以是知其不信乃好事者爲之辭將欲成其說以誣
愚俗也故使予并疑於聖人也博士曰不然也古者
人君外朝則有國史內朝則有女史舉則左史書之
言則右史書之以無諱示後世善以爲式惡以爲戒
廢而不記史失其官故凡若晉侯驪姬牀第之私房
中之事不得捨焉若夫設教之言驅群俗使人入道
而不知其所以者也今此皆書實事累累若貫珠可

無疑矣王曰先生真聖人之後風也今幸得聞命寡人無過焉○陳王涉使周章爲將西入關以誅秦秦使將章邯拒之陳王以秦國之亂也有輕之之意勢若有餘而不設敵備博士太師諫曰章邯秦之名將周章非其敵也今王使章甯然自得而不設備臣竊惑焉夫雖天之所舍其禍福吉凶大者在天小者由人今王不修人利以應天祥若跌而不振悔之無及也王曰寡人之軍先生無累也請先生息慮也又諫曰臣聞兵法無恃敵之不我攻恃吾之不可攻也今

恃敵而不自恃非良計也王曰先生所言計策深妙
予不識也先生休矣已而告人曰儒者可與守成難
與進取信哉博士他日復諫曰臣聞國大兵衆無備
難恃一人善射百夫決拾章邯梟將卒皆死士也周
章若懦使彼席卷來前莫有當其鋒者王曰先生所
稱寡人昧昧焉願以人間近事喻之荅曰流俗之事
臣所不忍也今王命之敢不盡情願王察之也臣昔
在梁梁人有陽由者其力扛鼎伎巧過人骨騰肉飛
手搏躡獸國人懼之然無治室之訓禮教不立妻不

畏憚浸相泄瀆方乃積怒妻坐於牀荅焉左手建杖
右手制其頭妻亦奮恚因授以背使杖擊之而自撮
其陰由乃仆地氣絕而不能興鄰人聞其凶凶也窺
而見之趨而救之妻愈慙忿莫肯舍旃或發其裳然
後乃放夫以無敵之伎力而劣於女子之手者何也
輕之無備故也今王與秦角強弱非若由之夫妻也
而輕秦過甚臣是以懼故區區之心欲王備患之也
王曰譬類忱佳然實不同也弗聽周章果敗而無後
救邯遂進兵擊陳王師大敗○博士凡仕六旬老于

陳將沒戒其弟子曰魯天下有仁義之國也戰國之
世講頌不衰且先君之廟在焉吾謂叔孫通處濁世
而清其身學儒術而知權變是今師也宗於有道必
有令圖歸必事焉

自今國朝必增修... 而後... 今... 宗... 有... 重... 必... 可... 論... 不... 深... 且... 決... 意... 之... 確... 由... 蒸... 香... 附... 殊... 將... 既... 與... 微... 世... 其... 辨... 之... 辨... 其... 宗... 七... 日... 禮... 六... 可... 尊... 以... 義... 之... 國... 也... 禮... 國... 之...

孔叢子卷下

連叢子上第二十二

敘書

家之族胤一世相承以至九世相魏居大梁

孔子生鯉字伯

魚鯉生伋字子思伋生白字子上白生求字子家求生箕字子京箕生穿字子高穿生子順相魏自叔梁

紇至子順九九世

始有三子焉長子之後承殷統為宋公中

子之後奉夫子祀為褒成侯小子之後彥以將事高

祖有功封蓼侯其子臧嗣焉歷位九鄉遷御史大夫

辭曰臣世以經學為家轉相承作訓法然今俗儒繁

說遠本雜以妖妄難可以教侍中安國

安國孔子受詔忠之子

綴集古義臣乞爲太常典臣家業與安國紀綱古訓使求垂來嗣孝武皇帝重違其意遂拜太常其禮賜如三公在官數年著書十篇而卒先時嘗爲賦二十四篇四篇別不在集似其幼時之作也又爲書與從弟及戒子皆有義故列之于左

諫格虎賦

帝使亡諸大夫問乎下國下國之君方帥將士於中原車騎駢闐被行罔繼手格猛虎生縛羆犴昧爽而

出見星而還國政不恤惟此爲歡乃夸于大夫曰下
國鄙固不知帝者之事敢問天子之格虎豈有異術
哉大夫未之應因又言曰下國褊陋莫以娛心故乃
闢四封以爲藪園境內以爲林禽鳥育之驛驛淫淫
晝則鳴囀夜則嗥吟飛禽起而翳日走獸動而審音
犯之者其罪死驚之者其刑深虞侯死令是掌厥禁
於是分幕將士營遮榛叢戴星入野列火求蹤見虎
自來乃往尋從張且網羅刃鋒驅檻車聽鼓鐘猛虎
顛遽奔走西東怖駭內懷迷冒怔忡耳目喪精值網

而衝局然自縛或隻或雙車徒朴讚咸稱曰工乃縛

以絲組斬其爪牙支輪登較支與檣同言獲獸多可檣其軸輪登滿較式

高載歸家孟賁被髮瞋目蹂狎紛華故都邑百姓莫

不于邁陳列路隅咸稱萬歲斯亦畋獵之至樂也大

夫曰順君之心樂矣然則樂之至也者與百姓同之

謂夫兕虎之生與天地偕山林澤藪又其宅也被有

德之君則不為害今君荒于遊獵莫恤國政驅民入

山林格虎於其廷妨害農業殘天民命國政其必亂

民命其必散國亂民散君誰與處以此為至樂所未

聞也於是下國之君乃頓首曰臣實不敏習之日久
矣幸今承誨請遂改之

楊柳賦

嗟茲楊柳先生後傷蔚茂炎夏多陰可涼伐之原野
樹之中塘漑浸以時日引月長巨本洪枝條修遠揚
天繞連枝猗那其房或奉局以逮下或擢跡而接穹
蒼綠葉累疊鬱茂翳沈蒙籠交錯應風悲吟鳴鶻集
聚百變其音爾乃觀其四布運其所臨南垂太陽北
被玄陰西奄梓園東覆果林規方冒乎半頃清室莫

與比深於是朋友同好几筵列行論道飲燕流川浮
觴般核紛雜賦詩斷章合陳厥志考以先王賞恭罰
慢事有紀綱洗觶酌樽兕觥並揚飲不至醉樂不及
荒威儀抑抑動合典常退坐分別其樂難忘惟萬物
之自然固神妙之不如意此楊樹依我以生未寧一
紀我賴以寧暑不御簟凄而涼清內蔭我宇外及有
生物有可貴云何不銘乃作斯賦以敘斯情

鴉賦

季夏庚子思道靜居爰有飛鴉集我屋隅異物之來

吉凶之符觀之歡然覽考經書在德爲常棄常爲妖
尋氣而應天道不踰昔在賈生有志之士忌茲鵬鳥
卒用喪已咨我令考信道秉真變怪生家謂之天神
脩德滅邪化及其鄰禍福無門唯人所求聽天任命
慎厥所修恓遲養志老氏之疇爵祿之求祗增我憂
時去不索時來不道庶幾中庸仁義之宅何思何慮
自今勤劇

蓼蟲賦

季夏旣望暑往涼還逍遙諷誦遂歷東園周旋覽觀

憇于南藩覩茲茂蓼結葩吐榮猗那隨風綠葉紫莖
爰有蠕蟲厥狀似螟群聚其間食之以生於是悟物
託事推况乎人幼長斯蓼莫或知辛膏粱之子豈曰
不云惟非德非義不以爲家安逸無心如禽獸何逸
必致驕驕必致亡匪唯辛苦乃丁大殃

與侍中從弟安國書

臧報侍中相知忿俗儒淫辭冒義有意欲校亂反正
由來久矣然雅達博通不世而出流學守株比肩皆
是衆口非非正將焉立每獨念至此夙夜反側誠懼

仁弟道非信於世而以獨知爲愆也人之所欲天必
從舊章潛於壁室正於紛擾之際歟爾而見俗儒結
舌古訓復申豈非聖祖之靈欲令仁弟讚明其道以
闡其業者哉且曩雖爲今學亦多所不信唯聞尚書
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謂爲至然也河圖古文乃
自百篇邪如堯典說者以爲堯舜同道弟素常以爲
雜有舜典今果如所論及成王道雷風周公信自在
俗儒群驅狗吠雷同不得其髮髯惡能明聖道之真
乎知以今讐古之隸篆推科斗已定五十餘篇並爲

之傳云其餘錯亂文字摩滅不可分了欲垂待後賢
誠合先君闕疑之義顧惟世移名制改變文體義類
轉益難知以弟博洽溫敏既善推理又習其書而猶
尚絕意莫肯垂留三思縱使來世亦有篤古碩儒其
若斯何嗚呼惜哉先王遺典缺而不補聖祖之業分
半而泯後之君子將焉取法假令顏閔不歿游夏更
生其豈然乎不得已已已貴復申之

與子琳書

告琳頃來聞汝與諸友書講肄學傳滋滋晝夜衍衍

不怠善矣人之進道惟問其志取必以漸勤則得多
山雷至柔石爲之穿蝸蟲至弱木爲之弊夫雷非石
之鑿蝸非木之鑽然而能以微脆之形陷堅剛之體
豈非積漸之致乎訓曰徒學知之未可多履而行之
乃足佳故學者所以飾百行也侍中子國明達淵博
雅學絕倫言不及利行不欺名動遵禮法少小長操
故雖與群臣並衆侍見待崇禮不供養事獨得掌御
唾壺朝廷之士莫不榮之此汝親所見詩不云乎毋
念爾祖聿修厥德又曰操斧伐柯其則不遠遠則尼

父近則子國於以立身其庶矣乎

敘世

臧子琳位至諸吏亦博學問琳子黃厥德不脩失侯
爵大司徒光以其祖有功德而邑土廢絕分所食邑
三百戶封黃弟茂爲關內侯茂子子國生子子卬爲諸
生特善詩禮而傳之子卬生仲驩爲博士弘農守善
春秋三傳公羊穀梁訓諸生仲驩生子立善詩書少
遊京師與劉歆友善嘗以清論議貶史丹史丹諸子
並用事爲是不仕以詩書教於闕里數百人子立生

子元以郎校書時歆大用事而子元校書七年官不
益故或譏以爲不恤於進取唯楊子雲善之子元生
子建與崔義幼相善長相親也義仕王莽爲建新大
尹數以世利勸子建仕子建荅曰吾有布衣之心子
有衮冕之志各從所好不亦善乎且習與子幼同志
故相友也今子以富貴爲榮而吾以貧賤爲樂志已
乖矣乖而相友非中情也請與子辭遂歸鄉里

崔義
當作

毅光武中興天下未悉從化董憲彭豐等部衆於鄒
魯之間郡守上黨鮑府君君長患之是時闕里無故

荆棘叢生一旦自闢廣千數百步從舊講堂坦然至里門府君大驚謂子建曰豈卿先君欲令太守行饗禮助太守誅惡邪子建對曰其然府君曰爲之奈何對曰庠序之儀廢來久矣今誠修之民必觀焉且憲豐爲盜或聚或散非有堅固部曲也若行饗射之禮內爲禽之之備外示以簡易憲等無何依衆觀化可因而縛也府君從之用格憲等子建生仁以文學爲議郎博士南海太守生子豐子豐以學行聞三府交命委質司空拜高第御史建初元歲大旱天子憂之

問群臣政教得失子豐乃上疏曰臣聞爲不善而災
報得其應也爲善而災至遭時運也陛下卽位日新
視民如傷而不幸耗旱時運之會爾非政教之所致
也昔成湯遭旱因自責省故散積減御損膳而大有
年意者陛下未爲成湯之事焉天子納其言而從之
三日雨卽降轉拜黃門侍郎典東觀事子豐生子和
史作孔備字仲和此書蓋
孔氏子孫所作故不書名○大中大夫鮑彥曰人之
性分氣度不同有體貌尢疏色厲矜莊儀容米粟似
若能斷而當事少決不遂其爲者或性玄靜不與俗

競氣不勝辭似若無能而涉事不顧臨危不撓者是
爲似若彊焉而不能勝似若弱焉而不可奪也君子
觀之以表推內察容而度心所以得之也若是似類
相亂如何取實乎子豐曰夫人者患在不察也人之
所綜物才志也慮協於理固以守之此之謂彊知足
以通變明足以破僞情足以審疑果足以必志固可
以先事而成功矣卽所謂寬柔內思不報無道之彊
豈待形氣之助乎若乃貌厲內荏高氣亢戾多意倨
跡理不充分業不一定要執志不果此謂剛愎非彊者

也是故君子欲必其行由是論之彊弱之分不取於
氣色明矣必也察志在觀其履事乎非定計於內而
敏發於外孰能稱此彊名乎哉○子豐曰夫物有定
名而論有一至是故有可以一言而得其極雖十言
不能奪者惟析理卽實爲得不以濫麗費辭爲賢也
然而世俗之人聰達者寡隨聲者衆持論無主俯仰
爲資因貴勢而附從託浮說以爲定不求之於本不
考之於理故冗長溷殺之言而衆莫能折其中所以
爲口實而無得也夫論辨者貴其能別是非之理非

巧說之謂也當要者訥言得理此乃辨也聽者由弗之察辭氣支離取喻多端幸較以類理不應實而聽者因形飾偽徒讚然之是所謂以巧辭多喻爲辨而莫識一言之別實也人皆欲剖折分理揆度真偽固不知所以精之如自爲得其謬惑莫之甚焉是故舉多敗事而寡特之知困於群醜也夫聰者不可亂以淫聲明者不可眩以邪色而世人不必聰明故有氣勢者益得之半無此二者損得之半也○子豐善於經學不好諸家書鮑彥與子豐名齊而業殊故謂

子豐曰家書多才辭莫過淮南也讀之令人斷氣方
自知爲陋爾子豐曰試說其最工不可及者彥曰君
子有酒小人鼓缶雖不可好亦不可醜此語何如子
豐曰不急爾彥曰且效作此語子豐曰君子樂醜小
人擊拊雖不足貴亦不可賤君子舞象小人擊壤上
化使然又何足賞吾能作數十曲但無益於世故不
爲爾鮑子於是曲而無辭

左氏傳義詁序

先生名奇字子異其先魯人卽褒成君次孺第二子

之後也

孔霸字次孺

家于茂陵以世學之門未嘗就遠方

師也唯兄君魚少從劉子駿受春秋左氏傳其於講

業最明精究其義子駿自以才學不若也其或訪經

傳於子駿輒曰幸問孔君魚吾已還從之諮道矣由

是大以春秋見稱當世

孔奮字君魚 霸之曾孫

王莽之末君魚

避地至大河之西依大將竇融為家常為上賓從容

以論道為事是時先生年二十一矣每與其兄議學

其兄謝服焉及世祖即祚君魚乃仕官至武都太守

關內侯以清儉聞海內先生雅好儒術淡忽榮祿不

願從政遂刪撮左氏傳之難者集爲義詁發伏闡幽
讚明聖祖之道以祛後學者書未畢而早世不求宗
人子通痛其不遂惜茲大訓不行于世乃校其篇目
各如本第并序答問凡三十一卷將來君子倘肯遊
意幸詳錄之焉

連叢子下第二十三

元和二年二月孝章皇帝東巡過魯幸闕里以大牢
祠聖師作六代之樂天子升廟西面羣臣在庭北面
皆再拜天子進爵而後坐乃召諸孔丈夫年二十以

上者六十三人臨賜酒飯子和自陳曰臣草莽所蔽
才非幹時行非絕倫託備先聖嗣世名學家陛下謬
加拔擢微臣蘭臺令史會值車駕東巡先禮聖師猥
以餘福惠及臣宗誠非碎首所能報謝詔曰治何經
對曰爲詩書頗涉禮傳詔曰今日之會寧於卿宗有
光榮乎對曰非所敢當也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
而貴道今陛下尊臣祖之靈貴臣祖之道親屈萬乘
辱臨敝里此乃陛下所以崇聖也若夫顧其遺嗣得
與群臣同受釐福此乃陛下愛屋及烏惠下之道所

以崇德作聖臣宗弗與於光榮非所敢承天子嘆曰
非聖者子孫惡有斯言遂拜子和郎中詔隨車駕賜
孔氏男女錢帛子和從還京師遂校書東觀其年十

二月為臨晉令其友崔駰以其家卦林占之謂為不

吉語子和曰盍辭乎

漢崔篆嘗著易林篆
乃駰之祖故曰家

答曰學不

為人仕不擇官所以為吉也且卜以決疑不疑何卜

吉凶由人而由卦林乎徑往之官三年秋八月天子

巡后土登龍門子和自請從行在所天子識其狀貌

燕見移時賜帛十端還而九月既望寢疾不瘳乃命

其二子留葬焉二子長曰長彥年十有二次曰季彥年十歲父之友西洛人姚進先有道微不就養志于家長彥季彥常受教焉旣除喪則苦身勞力以自衣食家有先人遺書兄弟相勉諷誦不倦于時蒲阪令汝南許君然造其宅勸使歸魯奉車二乘辭曰載柩而返則違父遺命舍父而去則心所不忍君然曰以孫就祖於禮爲得願子無疑荅曰若以死有知也祖猶有鄰宗族父獨留此不以劇乎吾以定矣遂還其車於是甘貧味道研精墳典十餘年間會徒數百故

時人爲之語曰魯國孔氏好讀經兄弟講誦皆可聽
學士來者有聲名不過孔氏那得成長彦頗隨時爲
今學其時多爲季彦壹其家業兼修史漢不好諸家

章句學

之書○華陰張太常問何如斯可謂備德君子季彦

荅曰性能沉邃則不可測志不在小則不可度砥厲
廉隅則不可越行高體卑則不可階興事教業與言
俱立捨己從善不恥服人交友以義不慕勢利並立
相下不倡游言若此可謂備德矣張生曰不有孝弟
忠信乎荅曰別而論之則應此條總而目之則曰孝

第忠信張生聞是言喜而書之○魯人有同歲上計而死者欲爲之服問於季彥季彥曰有恩好其總乎昔諸侯大夫共會事于王及以君命同盟霸主其死則有哭臨之禮今之上計並覲天子有交燕之歡同盟締素上紀先君下錄子弟相敦以好相厲以義又數相往來特有私親雖比之朋友不亦可乎○崔駰學於太學而糧乏鄧衛尉欲餼焉而未果季彥年九歲以其父命往見衛尉曰夫言不在多在於當理施不在豐期於救乏崔生臣父之執也不幸而貧公許

賑之言既當理矣從來有日嘉脫未至或欲豐之然
後乃致乎荅曰家物少湏租入當猥送季彥曰公顧
盼崔生欲分祿以周其無君之惠也必欲待君租入
然後猥致則於崔生爲贏非義崔生所不爲也且今
已乏矣而方湏租入是猶古人欲決江河以救牛蹄
之魚之類也鄧公曰諾○梁人取後妻後妻殺夫其
子又殺之季彥返魯過梁梁相曰此子當以大逆論
禮繼母如母是殺母也季彥曰言如母則與親母不
等欲以義督之也昔文姜與弑魯桓春秋去其姜氏

傳曰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禮也絕不爲親卽允人爾
且夫手殺重於知情知情猶不得爲親則此下手之
時母名絕矣方之古義是子宜以非司寇而擅殺當
之不得爲殺母而論以逆也梁相從之○弘農太守

皇甫威明問仲淵曰

卽皇甫規仲淵乃季彥族

吾聞孔氏自三父

之後能傳祖之業者常在於叔祖今觀連叢所記信
如所聞然則伯季之後弗克負荷矣荅曰不然也先
君所以爲業者非惟經傳而已可以學則學可以進
則進可以止則止故曰無可無不可也蓋唯執行中

庸其於得道非未嗣子孫所能及也是以先父各取
所能能仕則仕能學則學自伯祖之子孫世仕有位
季祖之子孫或學或仕或文或武所統不一故學不
稽古仕無高官文非俎豆武非戢兵不專故也皇甫
曰如高明之言是故弗克負荷矣荅曰伯之子孫今
其可仕季之子孫何所能任所以世得聞焉且人之
才聖受天有分若如君之論則成王伯禽雖致泰平
皆當以不聖蒙弗克負荷之罪乎皇甫笑曰善旣而
或謂仲淵曰以古人推之自可如皇甫之言爾而子

矜之何也皇甫雖口與子心實不與也荅曰吾其然
然此君來言頗欲相侵故激至於此豈曰得道由不
獲已也○長孫尚書問季彥曰處士聖人之後也豈
知聖人之德惡乎齊荅曰德行邈於世智達秀於人
幾於如此矣曰聖人者必能聞於無聲見於無形然
後稱聖爾如處士所言大賢則能爲之季彥曰君之
論宜若未之近也夫有聲故可得而聽有形故可得
而見若乃無聲雖師曠側耳將何聞乎無形雖離婁
並照將何覩乎書曰惟狂克念作聖狂人念思道德

猶爲聖人聖人大賢之清者也賢人中人之清者也

○孔大夫謂季彥曰

大夫乃孔
显字元世

今朝廷以下四海之

內皆爲章句內學

西漢士論以經術爲內學諸子雜
說爲外學季彥之時方尚辭文乃

以章句爲內學
經術爲外學

而君獨治古義則不能不非章句非

章句內學則危身之道也獨善固不容於世今古義

雖善時世所廢也而獨爲之必將有患盍固已乎荅

曰君之此言殆非所望也君以爲學學知乎學愚乎

大夫曰學所以求知也季彥曰君頻日聞吾說古義

一言輒再稱善善其使人知也以爲章句內學迂誕

不通卽使人愚也今欲使吾釋善善之知業習迂誕
不通之愚學爲人謀如此於義何居且吾子立論必
析是非以是易非何傷之如主上聰明庸知不欲兩
聞其義博覽古今擇善從之以廣其聖乎吾學不要
祿貴得其義爾復以此受惠猶甘心焉先聖遺訓壁
出古文臨淮傳義可謂妙矣而不在科策之例世人
固莫識其奇矣斯業之所以不泯賴吾家世世獨修
之也今君猥爲祿利之故欲廢先君之道此殆非所
望也若從君言是爲先君之義滅於今日將使來世

達人見今文俗說因嗤笑前聖吾之力此蓋爲先人也物極則變此百年之外必當有明慎君子恨不與吾同世者於是大夫悵然曰吾意實不及此也敢謝不敏○楊太尉震問季彥曰吾聞臨晉君異才博聞

周合群籍如世不歸大儒何荅曰不爲祿學故也惡直醜正實繁有徒辯經說義輒見憎疾但以所據者正故衆人不能用爾免害爲幸何大儒之能歸乎○季彥見劉公客適有獻魚者公熟視魚歎曰厚哉天之於人也生五穀以爲食育鳥獸以爲肴衆座僉曰

誠如明公之教季彥曰賤子愚意竊與衆君子不同以爲不如明公之教也何者萬物之生各稟天地未必爲人人徒以知得而食焉故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爲貴貴有知也伏羲始嘗草木一日而遇七十二毒然後五穀乃形非天本爲人而生也蚊蚋食人蛆蟲食土非天故爲蚊蚋生人爲蛆蟲生地也知此不然則五穀鳥獸之生本不爲人可以爲無疑矣公良久曰辨哉衆坐默然○永初二年季彥如京師省宗人仲淵是年夏河南四縣雨雹如椀杯大者如斗殺禽

畜雉兔拆樹木秋苗盡天子責躬省過並令幽隱有道術之士各得假變事亟陳厥故季彥與仲淵說道其意狀曰此陰乘陽也貴臣擅權母后黨盛多致此異然乃漢家大忌時下邳長孫子逸止仲淵弟聞是言也心善之因見上說焉上召季彥季彥見於德陽殿陳其事如與仲淵言也曰陛下增修聖德慮此二者而已夫物之相感必以類推其甚者必有山崩地震垂氣相因其事不可盡論往者延平中鄧后稱制而東垣巨屋山大崩聲動安邑卽前事之驗者帝默

然左右皆不善其言季彥聞之曰吾豈容媚勢臣而欺天子乎後子逸相魯舉季彥孝廉固辭不就會遭兄長彥憂遂止乎家季彥爲人謙退愛厚簡而不華終不以榮利變其恬然之志見不義而富貴者視之如僕隸舉筆則典誥成章吐言必正名務理故每所交游莫不推先以爲楷則也年四十有九延光三年

十一月丁丑卒

史稱年四十七

孔叢子卷下終